

庚戌仲春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莊嚴題端



扉頁說明

扉頁書名題字，係前任中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嚴教授的瘦金體手筆。

字旁欲長插圖兩式：一為旗桿；一為燭臺；前者象徵高官晉爵；後者象徵子孫繁昌；兩者如今已成為上代殘存之物，特煩當代畫家陳海虹氏寫真垂遠。

古越婁子匡謹識

五九年三月

香 煙 西 施

作者吳漢沙

目 錄

臺灣的巫醫、卜者、星扣家(我忠)	二	「美子」	二
她在暴風雨夜誕生	三	不說「美子」說出來	五五
算命的註定「養女命」	八	忍耐三年再來做錢婿	五七
黑夜裡的小藍魂	一四	新公園裡吃醋打情敵	六二
小聰敏騙過了日本警察	一九	騙到北投族社受凌辱	六五
空襲嚇怕了她小心靈	二一	瓶打色鬼頭破血流	六七
香烟擺傍風光好	二三	她底心由輕鬆而欣羨	七二
「妳美得太迷人了」	二五	「黃金夢」還沒有醒	七四
不希望這件旗袍料	二八	她做了「燒祭小姐」	七六
一席話獲得青春的啓示	三一	他要娶你「第三」的	七六
小意思送來了鑽石戒	三五	年紀還小等兩年再說	七八
猜她跟着情人出走了	三八	淡水河畔緊緊偎傍着	八〇
不知不覺的投入情網	四〇	基隆港口想毀滅自己	八二
「你也想離開女性」	四四	到警察局去領她回來	八三
牧童唱着「黑狗娶黑貓」	四七	請給我人生的至寶！自由	八四
十兩黃金做「開彩」禮	四九		

中國民俗學會 • 東方文藝之三

東方文化供應社印行

號二卅段一路北平延市北臺

版初月一年一十四國民華中

臺灣的巫醫、卜者、星相家（代序）

史正匡

二

臺灣底民間，尤其在鄉村僻壤間，醫、卜、星、相依舊是控制着人們底心靈；換句話，雖然進化到原子時代了，可是這裡的人民，在他或她底病困該疑的人生之中，還是少不了、離不開那不科學的、為文明人士所摒棄的巫醫、卜者、星相家。

首先說到醫，我們讀本書第二節所描寫的「先生媽」阿丹嫂替秀蘭看病的情況：

阿丹嫂用一枝竹箸探視秀蘭的小嘴吧，再在床頭上的一隻百寶箱裡拿出一個小玻璃瓶，打開瓶蓋，把瓶裏的藥粉倒一些在那標色的指頭上，就用指頭伸進秀蘭底小嘴裡擦，擦得秀蘭哭得很淒慘，這樣的診治了十分鐘，對阿嫂說：

「這個小孩傷風，又犯上無主孤魂，一帖藥給你，回去給她喝，再畫一張符，給她去祭煞。」說到這裡，醫和卜已是混在一起了，「先生媽」以後的表現和動作是：

阿丹嫂拿紙畫符，放在秀蘭身上，再用墨筆，對着她底臉，念念有詞，然後用墨筆在秀蘭底額上畫了一個圈。之後，阿丹嫂說出低啞的聲音吩咐阿嫂：去準備「生三牲」一付，「白虎」一隻，紙錢「大銀」一千，「小銀」五百，「刺金」一枚，「小錢」一枚，在黃昏時候，把這些東西，拿到東南方的大路旁，去祭那天跟濟小孩糾纏的無主孤魂。

看過「先生媽」也無效，疑惑着定有陰魂作祟，就再請出老道士來！

道士來了，他穿起道衣，繫上紅頭巾，左手銅鈴，右手牛角，阿嫂虔誠地在廳堂上排着鮮花青果，焚香點燭，道士燒一張紙錢，吹燄聲牛角，搖幾下鈴，就在廳堂上步罡踏斗，念着真言咒語，然後跳進

阿緞底房裏，將放在床上的秀蘭底一件小衣裳拿出來，丟在神桌之下，吹了三聲牛角，又叫阿緞大叫三聲「秀蘭回來呀！」道士便把放在桌下的小衣裳拿起來，披在秀蘭身上，再燒了紙錢黃符，祭煞完畢。可是老道士作法，也是無法。第三個希望，寄托在算命先生底身上了。

阿緞把秀蘭底出生時辰告訴算命先生，算命的將指頭輪算一番，好像背書一般的背念「癸「甲子」「乙丑」……然後對阿緞說：

「我的算命是直批直斷的，這個女孩子和親生父母沒有緣，命中註定，是「媳婦仔」，假如不給人家做「養女」，遠遠的離開親生的父母，會和父母相刻，不是刻父母，便是刻自己；但是看她底命非常強硬，他會刻父母，應該給她還難父母，解免相刻之禍。

「養父母和她沒有血肉關係，不在相刻的定數，相刻之數可以躲避，所以聖賢教人趨吉避凶，就是相刻的人，必得分開，可以逢凶化吉。」

算命先生就此輕輕地把秀蘭底「生命運」——「養女命」註定了。

X

X

X

X

這個俗信，內地各處也都是如此，所謂「先生媽」型的女巫醫，道士，算命瞎子，那也是普遍的存在，也有千千萬萬的人們底病痛，甚至生死，還是依託在他們（或她們）底手裡，所以不祇是臺灣如此。

甚至不僅是中國如此，因為在「唯命論」還佔領天下人心的時代，世界的每一角落多有巫醫、卜者、星相家在民間活躍，我們祇舉個例子來說，美國人民用之於相命的錢，一年之內據聞有幾十萬美元；有的美國相命先生底收入，還要比律師、醫生豐裕得多。因為心理病院的主顧，實在比失去健康的病家來得多。

我們身在臺灣，就談臺灣，對於臺灣巫醫們、卜者、星相家的存在，照時代的進化來說，他們是應該被淘汰的；可是一看民間的實在情形，似乎還待科學的心理病院的創立，並且好好地療治人心呢！

她在暴風雨夜誕生

風雨猛烈地撲向島上襲擊，人間已經充滿了恐怖，夜暮又把這寶島密密的罩住，大地在颶風暴雨之中更顯得黯黑。

距離臺北市中心七八英里的松山區，有一座舊式的屋宇，好像一個負傷的戰士，兀立在暴風雨之下，他動地站著，又像被撼動着。跟那座屋宇並排着，另有一座磚砌的屋子，那庭前排立着的一行棕櫚，不祇是被風吹得那葉子發出一陣一陣虎虎的聲音。就是樹桿也和葉子向同一方向倒過去，灑回來。

約莫是黑夜九點多鐘，路上簡直見不到一個行人，每一家房屋的大門早都緊閉了，路燈也被風雨吹打得熄滅了。這時候那座舊式的屋子裏，突然門開了，走出來一個身穿雨衣、腳着膠鞋、手執電筒的男人，他惶惶地走到那磚砌的屋子門口，急促的敲了幾下門，裏面沒有回響，他更急促的接連不斷的敲了好一會兒，聽不到回答，那門突然地也開了，一個年青的女人全身顫慄着，驚奇的眼睛盯着男子，也是急促地問：

「什麼事？陳先生！颶風這樣大！」

「阿金！阿金！阿金！肚子越痛越利害了，快要生產了，我去請『產婆』，託你到我家照顧一下！陳文華沒有跨進門，就急促的對阿金說。暴風大雨在不斷地吹襲着這兩座屋子。

「好，我就去。」阿金回答他，又朝屋內叫着：「阿母！你來關門，陳先生的太太要生產了，我過去幫他們的忙。」

阿金剛說罷，她底婆婆聽到了便連忙來關門，阿金拿出一個竹笠戴在頭上，走到陳家門口，文華陪她進門，又到街上請助產士。

阿金把竹笠放下，便跨進房去，房裏點着兩根蠟燭，在暗淡火光下看到阿金輪在床上呻吟着，她一看到

阿金進來，就想坐起來，可是肚子痛得很，却又躺下去，阿金上前連忙把姑扶住道：

『阿緞！不要起來，我們是自己人，不要客氣。』

她看到阿緞額角上流着汗，拖着沉重的聲音，出自阿緞的嘴裡說：『請坐罷，這麼大的颱風，夜很深了還要煩你過來！』

『別說這些話，肚子痛過幾陣了？』阿金邊說邊伸手去摸阿緞底大肚子。

『吃過晚飯，就一陣一陣的痛，呀！早不痛，遲不痛，偏偏在颱風的夜裏，文華去請產婆，不知道產婆能來嗎？』

『產婆一定會來的，把小孩出生要用的東西先準備，我們都還沒有生過孩子，但是聽老人家說，痛過幾陣就快要生產了。』阿金表示關切的說着，但是阿緞沒有力氣自己起來準備生產用具，皺着眉睫答非所問的說：『是的，我們都沒有生小孩子的經驗，今天我很怕，又是碰到了颱風，所以叫文華替你來和我做伴。』

『阿緞不要害怕，生小孩是女人應該有的事，……』阿金還沒有說完，阿緞又一陣刺痛，在床上輾轉呻吟，阿金手足無措的緊緊地把她抱住，阿緞眼淚都掉下來，斷斷續續地喊着道：

『我的母呀……痛死我呀……我……我下次不生了不生了！……』

阿緞叫喊了一回，文華在敲門了，阿金急忙替他出去開門，文華和助產士全身濕淋淋地走進屋子來，就把門關好，阿金眼着助產士走進房裏，助產士很老練的摸摸阿緞的肚子，向文華和阿金說：

『產婦這次第幾胎？』

『第一胎。』

『痛了幾陣了，幾時痛起？』

從吃了晚飯以後，痛到現在，四個小時之內，已經陣痛十次了。』

助產士打開醫藥箱，拿出用具，進行內診以後說：

『她是初產婦，生產還得等很久呢。』她一面說，一面把接生用具一件一件的在消毒。阿金急促地對助產士說：

『產婦剛才痛得很呢，請你幫助她快生快養！』

『陣痛一陣接一陣了，那才是臨盆的時候到了。現在你可以替她準備好生產以後母子用的衣物，不必着急。』助產士輕輕的答復她。

過了半夜，快到天明的時候了，產婦接連着陣痛，一陣緊一陣的，助產士再次施行內診的結果，知道子宮開敞了，她就把床褥鋪好，叫產婦睡着，耐心忍痛，回過頭來向文華和阿金說：

『快要生產了，把熱水，棉花，小孩衣服都拿了來！』

文華，阿金把早已準備的一切應用的物件都拿了出來，文華驚喜交集地又走到廚房去生火燒水，準備給小孩洗澡，他在灶前，看着熊熊的火光，腦子裏幻想着妻子生了孩子，他就得做爸爸了，假如生個男的，那是更好了，……他們就被搬到市內去，讓小孩子讀書進學校方便些……他正在繼續幻想時，突然一陣『哇哇……哇哇』的聲音，把他底思慮打斷了，他急急忙忙走到房門口問：

『生了嗎？男的還是女的？』

阿金走到門前笑嘻嘻的答覆他：『陳先生！恭喜是個千金。』

『女的嗎？』文華驚訝地問。

助產士道：『第一胎，男女是一樣的。』

『是啦！都是一樣的人！』阿金順着助產士的口氣也強調的說。

文華走到床前看看那初生的女兒，看了一下妻子，馬上拿熱水給小孩洗澡，阿金也替他到廚房煮兩個鴨

蛋給阿緞吃下『漿服』。他們這樣忙碌了一夜，東方微明的時候，狂風暴雨也停歇了，曉風也已離開了寶島。

光陰好像流水般的過去，文華的初生女兒一下子已經兩個月了，取名叫秀蘭。阿緞天天很小心地撫養她，希望小嬰孩一下子就大起來，可是由於自己底體質太弱，沒有充足的乳汁喂嬰孩，秀蘭吃不飽，每天夜裡都是啼哭到天明，她想煎一個『乳母』（奶媽）來喂她，却找不到工資低廉適當的人選；可是她夫妻給秀蘭吵鬧得整天整夜都不能安寧，白天幸虧有阿金常常替她來抱秀蘭玩，夜裏呢兩夫妻輪流的抱著秀蘭踱來踱去，知道她爲了餓而哭著了，餵她牛奶，她又不喜歡喝，吸了幾口便停下了，因爲找不_到奶，便哇哇地哭著哭著。

有一天，天快亮了，附近的雄鷄嗚嗚地又叫了起來，大地還很靜寂；秀蘭又鬧了一晚，文華還在房裏抱着她在旋轉，阿緞靠在床上，頭伸出蚊帳的外面，深陷的雙眼，露出失眠疲乏的姿態；又氣又怒的瞪著文華說：

『文華！再這樣下去，我快要生病了，吓！怎麼會這樣的天天哭個不停！』

『吓！養一個小孩是不容易的，做父母的總要忍耐。』文華停住腳步回答，再俯首看著秀蘭閉着小眼兒，希望以後不再噪夜了，正在想的時候，秀蘭却又張開小嘴哇哇地又哭了！文華也說不話來，祇好輕輕拍著她的小屁股哄著她。阿緞伸出雙手把秀蘭接過去，將乳頭塞進秀蘭的小嘴吧，她才停止了哭。

『我想應該去問道士，或是請個『先生媽』來看看，是不是犯了什麼煞？』阿緞連打兩個呵欠說。

文華坐在床沿上，想睡又睡不着了，沒有一點勁兒的吸一根香煙，慢吞吞地答：『好吧，明天就請阿金陪你抱去給『先生媽』看看，我想這個小孩一定有了毛病。』

兩夫妻討論出這個方法來，彷彿已經替病人找到了靈丹妙藥。心裡就此安定下來，都疲倦地閉著雙眼睡去，但是一到阿緞剛有了鼾聲，秀蘭找不到乳頭了，又哇哇的哭起來。

算命的註定她「養女命」

阿丹嫂據說是一個專門小兒科的女「醫」，能治小兒百病，而且能替病人畫符祭煞，人家都稱呼她叫「先生媽」，她沒有醫生證件，也沒有營業執照，也不需要掛招牌，登廣告，坐在家裏幹這一行，已經有四十多年了。每天都有幾個小孩去請她診治畫符祭煞，她今年已是七十八歲了，整天躺在牀上，夏天要拱火籠，可是她那暗濕而污穢的房子裏面，排着幾隻高低不齊的破舊木椅，天天有女人們抱着小孩坐在那木椅上開診。這一天早晨，太陽已經射進窓中，阿丹嫂還在被窩裏咳嗽，吐着黃得像臉的痰在牀前的地上，幾隻蒼蠅很快地飛集在那膿痰上，正在這時候，阿金陪着阿緞抱着兩個多月的秀滿跨進阿丹嫂的臥房，也就是她底診療室。阿金的嘴很流利地看着阿丹嫂就說：

「先生媽！你早呀？」

阿丹嫂耳朵已聾，沒有聽到阿金的打招呼，仍舊在咳嗽，再吐了一團膿痰，才慢慢的抬起頭來，昏花的老眼望她們一下，低啞的聲音吐出話來：「請坐啦，有什麼事？」

阿緞把秀滿抱到牀前，寄着一個熱烈的希望，虔誠的說：「先生媽！這個小孩老是哭，要來請教你。」阿丹嫂微笑，搖搖頭，表示聽不見，在牀頭拿出一根二尺多長的竹筒，放一頭在耳朵上，用手向阿緞指着，意思是叫阿緞在竹筒口說話，她才聽得到，阿緞莫其妙的看一下阿金，阿金懂得阿丹嫂的意思，把嘴湊在竹筒口，高聲說着：

「先生媽！這個小孩每天晚上都啼哭到天亮，要來請問你，請你看是不是有了病？」

阿緞看阿金和阿丹嫂的表情，忍不住笑了出來。阿丹嫂也笑着點點頭，答道：

「抱過來我看。」阿丹嫂一邊說一邊拿出火柴劃光，點着味頭的一盞小小油燈。

阿緞抱着秀蘭迎前給阿丹嫂診脈，秀蘭看着生人來了，馬上哇哇地大哭起來。阿丹嫂用一枝竹箸探視秀蘭的小嘴吧，再在床頭上的一隻百寶箱裏拿出一個小玻璃瓶，打開瓶蓋，把瓶裏的藥粉倒一些在她那棕色的指頭上，就用指頭伸進秀蘭底小嘴裏，擦，擦得秀蘭哭得很悽慘，這樣的診治了十分鐘以後，阿丹嫂才停手，朝着阿緞說：

「這個小孩傷風，又犯上無主孤魂，一帖藥給你，回去煎給她喝，再索一張符給她去祭煞。」

阿丹嫂還沒說罷，又在床頭另一隻箱裡取出一包中藥遞給阿緞，又說：

「這帖藥，水一碗，煎七分，這服三帖就好的。」

「祭煞還要別碗茶拜拜嗎？」阿金問。

阿丹嫂拿出紙畫符，放在秀蘭身上，再用黑筆，對着她底臉，念念有詞，然後用黑筆在秀蘭底額上畫一個圈，之後，阿丹嫂說出低啞的聲音吩咐阿緞：「回去準備『生三牲』一付，『白虎』一隻，紙錢『大銀』一千，『小銀』五百，『割金』一枝，『小錢』一枝，『在黃昏時候，把這些東西，拿到東南方的大路旁去祭那天天跟小孩糾纏的無主孤魂。』阿緞把這些東西半牢地記在心頭，拿着藥，又把『紅包』醫生禮和藥錢放在阿丹嫂的手裡，便和阿金向阿丹嫂告辭回家。

阿緞回家以後，遵照「先生媽」的吩咐，先把中藥煎好給秀蘭喝下，心裡安下了一半，等到黃昏，她又把「生三牲」……排在屋角的東南方祭煞，她滿以為從此秀蘭可以乖乖了。

不料晚上秀蘭還是照樣啼哭，她想來想去，認為「先生媽」的吩咐，沒有完全做到，所以一時還沒奏效。她仍舊迷信給阿丹嫂，第二天，第三天，再抱秀蘭去診察兩次，服過三帖先生媽交付的水藥。第三天的夜晚，阿緞懷着希望，以為這樣做去，一定可以藥到病除了。可是那天晚上，秀蘭照舊啼哭，依然一點效力都沒有，弄得她和丈夫頭昏腦脹，一肚子的悶氣，再也找不出良好辦法！阿緞和文華多愁眉不展，看着哭得很

兇的女兒，簡直說不出話來，過了半小時，方才開口說：『天天這樣的哭，說不定我們的性命要給她哭掉了！』

『吓！想不到她會這樣不乖，不知道是那裏的不對，我想明天再請個道士來祭祭吧？』阿緞沒精打采的說着。

文華嘆了一口氣道：『祇要小孩能够乖，什麼都好的。』

天亮了，阿金又走過來看阿緞，問問秀蘭昨夜有沒有乖。阿緞搖搖頭把乳頭塞進秀蘭的小嘴吧，慢吞吞地說：

『阿金！我想一定是有冤魂在她身上糾纏不去，昨夜我和文華商量，想請個道士來祭祭。』

阿金順口說道：『是呀！我早有意思想要你請個道士來呼喊呼喊，這小孩一定是有陰魂在作祟呢。』

阿緞經阿金這樣一說，對於「請道士」似乎加強了信心，就馬上叫文華去請。道士來了，他穿起道衣，繫上紅頭巾，左手銅鈴，右手牛角；阿緞虔誠地在廳堂上擺着鮮花青果，焚香點燭，道士燒一張紙錢，吹幾聲牛角，搖着鈴，就在廳堂上步罡踏斗，念動真言咒語，然後跳進阿緞的房裏，將放在床上的秀蘭底一件小衣裳拿出來，供在神桌之下，吹了三聲牛角，又叫阿緞大叫三聲『秀蘭回來呀。』阿緞順口連叫三聲，道士便把供桌下的小衣裳拿起來，披在秀蘭身上，再燒了紙錢黃符，祭煞便告完畢，道士拿了紅包禮告辭回去。阿緞送道士後，滿望秀蘭從此便可乖了，果然秀蘭乖乖地睡着了，想不到黃昏時候，秀蘭又從夢中大哭過來，阿緞抱起把乳頭放在她的小嘴吧裏，她含了一會，吸不到乳汁又哇哇地啼哭，阿緞又失眠了一夜。

第二日早晨，阿緞和文華看秀蘭，真的再也想不出辦法了，兩人沉默了許久，阿緞突然如發現新大陸的說：

『文華！還是給她算個命吧？』

文華是什麼都可以的，他因為馬上要出去辦公，叫阿緞自己帶秀蘭去算命。阿緞和阿金好比姊妹一般，不論大小事情都是同出同行的，所以阿緞被洗完畢，把秀蘭背在背上，將門下鎖，到阿金家裏邊她去，兩人乘公共汽車到大稻埕找算命館。阿緞把秀蘭的出生時辰告訴算命先生，算命的將指頭輪算一番，好像背背一般的背著一妻『甲子』『乙丑』，然後又問了文華和阿緞底年齡，就向阿緞說：

『我的算命是直批直斷的，這個女孩子和親生父母沒有緣，命中註定是『媳婦仔』，假如不給人家做媳婦（妻女），遠遠的離開親生的父母，會和父母相尪，不是尪父母，便是尪自己；但是看她底命非常強硬，他會尪父母，應該給她遠離父母，解免相尪之禍！』

阿緞聽到這些話，把毛孔都豎直，慢慢地再問算命先生道：

『先生！有什麼解法嗎？』

『還是命中註定，沒有解法。』算命先生順口回答，這時坐在阿緞旁邊的一個也在等着算命的中年婦人插嘴說：

『你這個什麼嫂，嗟呀！命中註定的相尪是厲害的，你年紀還輕，將來不知要生幾個呢，女孩子長大了也要嫁人的，你還是聽先生的話，讓她去吃別人家的米，我厝邊那個阿嫂嫂，也生了一個相尪的女兒，她不過先生的話不讓她給別人抱了去，到了那女兒五歲的時候，阿嫂嫂的丈夫便被尪死了，呀！這是不能『鐵齒』的！』——（註：鐵齒是不信的意思。）

阿緞再聽那婦人底話，更加恐怖，阿金插嘴向算命先生問：

『先生！假如把她給別人做養女，跟養父母會相尪嗎？』

算命先生答道：『養父母和她並沒有血肉關係，不在相尪的定數，相尪之數可以躲避，所以盡賢教人聽

吉避凶，就是相尪的人必得分開，可以逢凶化吉。」

阿緞沒有別的話可問了，把算命錢交給算命先生，便和阿金背着秀蘭回家。阿緞回家後不覺傷心哭泣，她相信算命先生的話，她想到和文華結婚三年，才生出這個女孩，現在算命先生這樣批斷，假如不讓她離開，萬一家裡有了三長兩短，那時將怎麼好呢！要把剛剛兩個多月的女孩交給別人，心又不忍。她自己正想得淚流滿面的時候，文華騎着腳踏車回來了，看着阿緞在悲泣，驚訝地問她：

「阿緞！你哭什麼？」文華說完又轉頭看看在床上睡着的秀蘭，又問好：「秀蘭乖乖睡了，你怎麼又流淚了？」

阿緞拿出手巾拭去眼淚，把算命先生說的那一套話告訴文華。他嘆口氣說：

「她既然和我們無緣，不吃我們的飯，就讓她給別人去愛惜也好。」

「可是我們祇有這一個孩子！」阿緞不忍把秀蘭丟掉，說着又擦掉下一串珍珠般的淚來。

文華安慰她說：「我的心也是不忍的，還是再等幾個月再決定吧！」

他們夫妻想要把秀蘭送給別人去撫養，心裡又不忍；想要自己養育，可是算命先生底那一席話，使他倆的精神感受被魔力在作弄似的，從此心神不安，腦裡老是在怕着「大禍臨頭」。天天怕着不聽算命先生的話，萬一有了三長兩短，那時候將不堪設想，既然預先知道將來會有不幸的後果，倒不如說現在孩子還懂不事的時候，硬了心腸把她給別人去愛護，免得精神上的老是不安，兩人沉靜的討論了一個星期天，但是還沒有結果，秀蘭這個孩子當然不會知道她的底父母爲了她底命運在焦慮着，睡不到一個鐘頭便，又哭了起來。

陽光已經晒在屋簷上之，窗前吱吱喳喳的麻雀不知道昨夜誰家主人底小孩鬧了一晚上，窩子裡面，阿緞還和秀蘭在被窩裏酣睡着，文華是早出去辦公，門是關上了沒有上門。阿金笑嘻嘻地捧着一碗「豬腳麵線」

跑落過來，推推門去，聽到阿緞的房門口叫着問：

『阿緞！你還沒起來嗎？』

阿緞張開朦朧的睡眼，在被窩裏答：『阿金！你早，進來吧！』

『陳先生呢？』阿金恐怕文華也在房裏，進去不方便，站在房門口先向阿緞問。

阿緞回答：『他早出去辦公了，你進來坐坐吧。』

阿金便踏進房來，把『豬腳麵線』放櫃檯子上，欣羨地笑道你：『真好命，已經八點鐘了，你還在被窩裏。』

阿緞嘆一氣說：『什麼好命，秀蘭吵到天亮才入睡，所以我也睡得不知什麼時候了！』

『唔！秀蘭還是不乖？』阿金問。

『吓！真沒有辦法！』阿緞說罷停了一會，看着櫃檯上的一隻碗，不知道盛着什麼，問她：『阿！金拿

什麼東西來呀？』

阿金笑着答她：『今天是我婆婆底生日，煮點豬腳麵線給你吃。』

『噯呀！我也不知道阿寶媽今天生日，真失禮！』阿緞說着就坐了起來。又嘆了一口氣說：『我不知要

等什麼時候，秀蘭才會給我做生日！』

『吓！很快的！』阿金邊說邊抱起秀蘭逗着玩：『秀蘭兮！乖乖！』

『要把她給人家做媳婦仔了！』阿緞說罷爬下床，到被枕裏前整理着蓬鬆的頭髮。

阿金抱着秀蘭走近阿緞身邊問：『真的嗎？』

『真的，算命先生說她是「媳婦仔」命，爲了這個，我和文華討論了兩三天，她還不乖，所以決定要把她送給人家去撫養，我心裏雖然不忍，但這是命運的安排，也是不得已的事，爲着她的幸福和我們夫妻的將

來！」阿緞說得幾乎眼淚湧出眼眶來。

阿金不加思索地說：「就給我做養女吧，我們是好朋友。」

「你要嗎？」阿緞反問。

阿金認真的說：「你若不嫌我們貧窮，就給我，我很喜愛她。」那時阿金還沒生小孩子，她底丈夫却在外面有了姘婦。

「好，你若真有這個意思，我就把你的意思，告訴她底父親。」阿緞也認真的說。「給你做養女我是很安心的，我們是鄰居，早晚我還可以看到她。」

「是的，生和養是一樣的，那末，你就和陳先生商量吧，我回去告訴我底婆婆。」

阿金很愉快的說，抱着秀蘭到她的家裏去了。

過了一個多月，秀蘭已在阿金底家裏做阿金的養女了，阿金因為沒有奶，早晚還抱給阿緞嘔乳，鄰居結成親家，兩人更加親熱，後來阿金和她的婆婆到處託人，雇來了一個乳母，秀蘭從此有了充足的乳汁，不到幾個月，已養得又胖又白，很天真地不像在阿緞手裡時候的啼啼哭哭了，看見人總是笑得張開沒有牙齒的小嘴吧，阿緞有時過來看看，內心嘆着：「真是註定她結仔命！」

黑夜裏的小靈魂

光陰迅速，轉眼已經五年了，阿緞自己又生了一個女孩子。秀蘭已經五歲了，她長得美麗天真，很得她養祖母的喜歡，可是她養母阿金的丈夫翁進興底行爲，比較過去，玩女人，又賭博，前幾時一賭輸了幾萬元，把阿金底一些財產花去了一大半，阿金覺得這樣坐着吃是不行的，爲了全家的生活，決定大家去生產，就把松山的房屋賣掉，在大稻埕買了一幢二層的樓屋，從此秀蘭就跟養父母和養祖母搬到太稻埕，和生父母離

開得很遠了，她祇有每年新春回到生父母家裏去一次，兩家也因此不甚往來，逐漸疏遠了，阿緞以後又生了一男一女，也就不遺廢思念秀蘭了。

這年的秋天，她底養母自己也生了一個女孩子，叫月鳳，把對秀蘭的愛很快的移在親生的女兒身上；同時由於養父翁進興的不務正業，整日晝夜在外嫖而又賭，家庭的生活完全不管，還對於秀蘭，是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她底小心靈兒是最敏感的，時常在想，要使養母、養祖母多開心。養祖母是很痛愛她，她每夜跟養祖母睡在一起。養母底心裡受此打擊，把希望寄托到初生的女孩子身上去了。秀蘭在養祖母小心撫育之下，一年一年的長大，轉眼間已經八歲了，但是她底家庭景况却一年不如一年了，八歲的秀蘭，雖然也逃到國民學校去讀書，可是每天從學校放學回家或禮拜日休假，養母總得叫她出去做做小生意，夏天叫賣『冰棒』，冬天叫賣花生米。

是新歷年關時候的一天晚上，馬路上因為戰時燈火的管制，黑暗無光，天氣相當的寒冷，寒風在一陣一陣的吹着，小小年紀的秀蘭，祇穿上單薄的衣裳，背着一個小鐵桶，在夜市之中叫賣『花生米』，她拉長着抖動的聲音喊着：『花生米：花生米：呀！』她踏着她緩的小脚步，在黑暗的角落裡走動，直到人家都已關好大門了，她還在喊出嘶啞了的聲音，兜着人們買她背着的花生米，別人家底像她這樣年紀的小孩子，早已躺在被窩裏偎傍着母親的身畔睡着了，祇有她還在風寒露冷的黑夜裏爲着她們的生活在掙扎着，她的小手脚已凍得麻木了，可是她還竄來竄去的繼續做她的小生意，直到更深人靜，她才把花生米賣完，急急地走回家來，養祖母給她開門，急急忙忙地抱住她說：

『阿蘭！我的心肝，怎麼到這時候才回來呢？』

秀蘭把小鐵桶和賣得的錢放在桌子上，兩片小嘴脣抖動的對祖母說：『到這時候才賣完呢！』

『噯呀！傻孩子，天氣這樣冷，賣不完就好回來，阿媽等着你，也不敢合眼呢！』阿寶捏着秀蘭的手接

着說！『噫呀！我可憐的阿蘭，冷得這樣，快進到被窩裏去吧，這些讓阿媽來收拾。』

秀蘭天眞地爬上床去，在被窩裏伸頭出來，瞪着又圓又大的眼睛對祖母說：

『阿媽！寶不完就回來，不是要給阿媽罵嗎？』

祖母苦笑着說：『你阿媽罵你，有阿媽替你作主，明天晚上你不要再出去賣了，賺不到多少錢，凍壞了身體怎麼辦？』

秀蘭雙手伸在被窩裡，打個呵欠兒答：『恐怕阿媽不肯呢！』

『阿媽可以對她說，小小年紀，不應該這樣的……吓！怪來怪去，只怪你爸爸一人，他一人不去拍拚（做生意），又不肯家裏好好的「死生活食」，弄到如此結果，才會使你這樣受寒！』

養祖母含着滿眶的淚水說着，慢慢地走到床前，這時候，秀蘭已伏在被上睡着了。養祖母上床去給秀蘭蓋好棉被，又自面自語說：『吓！可憐！……』

第二天清早，秀蘭擦着眼睛起來，她剛走出養祖母的房間，跨進廚房，養母已在炊飯了，看見她便問：

『阿蘭！昨夜寶完了沒有？』

『寶完了，錢在阿媽那裏。』秀蘭答，正要澆水洗臉，月鳳却在裡面的房裏哭了，養母急急的走進房裏跑出來，用布帶縛給秀蘭背，秀蘭背着妹妹在廚房裏走來走去，哄騙着。養祖母走了出來，看着了過意不去，叫阿金把孫女解下來，給他老人家抱，阿金睜着眼睛說：

『剛剛縛給她背，你又要把她解下了，這個女孩子一定會給你寵壞的。』

『阿金！你不要說這種話，你要同情阿蘭昨夜回來時，腳手凍得冰冷，她才八歲呢，不是十八歲！』婆婆說着伸手要替秀蘭解下月鳳，秀蘭很聰明，怕給養母罵，搖搖頭走到裡面房間去了。

婆婆又嘆了一口氣說：『阿金！這樣乖的孩子，你應該同情她！』

「好嘛！你把她解下來吧！」阿金說着又向秀蘭道：「給你媽媽解下，你快去洗臉。」

這樣秀蘭才讓養祖母替她解下月鳳，她洗臉吃飯後，便背書包到學校去。

寒冷的冬天過去了，人間熱烈的迎接着新春，秀蘭和月鳳也多穿着新衣，陪着養祖母到城隍廟去燒香，過了一天愉快的生活，但是元旦的第二天，秀蘭又繼續去做夜間的小生意，由於日本軍閥發動侵略戰爭，一切物資都陷於停頓的狀態，秀蘭爲了一家生活和養母的吩咐，她每天夜晚，替一個盲目的按摩女當手杖，拉着按摩女到處吹着竹笛，幫助她替人家去按摩，她每夜陪着按摩女在旅社的門口坐着待顧客的招呼，她，每夜不怕風吹雨打都引着按摩女夜行到更深人靜才回家，所得到一元或八角的工資，拿回家去給養母，補貼家用，她已經成爲這個家庭之中的生產者。

日月如梭，轉眼又過了三年，秀蘭雖然在這三年之中，多生活在辛酸環境之中，却能發育得又健又美，雖然當時因爲配給的米吃不夠，時常用南瓜或地瓜作代用的食糧，也不影響秀蘭的先天健美的發育，因此她十二歲的時候，已經很聰明了，什麼事情都會做得出來，但是這個時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到激烈的階段了，盟軍的飛機天天飛來轟炸臺灣，一切商業和生產，爲了遭受空襲，都陷於停止的狀態，人民生活是極端的困苦，可是有很多人爲了生活，而挺身走險，他（她）們經常冒險，不怕空襲時候的炸彈，不怕日本刑事彈藥的面孔，在炸彈和法律的縫隙之中，做做黑市物資的買賣來賺錢謀生。秀蘭的養母也祇好幹這一行，十二歲的小秀蘭也就參加在這家庭走私和黑市買賣的小集團裏了。由於她底聰明美麗，已經漸漸的成爲養母的省不了的左右手。

又是一個嚴寒的天氣，秀蘭在被窩裏睡得很甜蜜，她底小嘴微微地張開，嘴角掛着笑痕兒，她正在酣睡之中，突然聽到養母在叫她：

「阿蘭！起來吧！時間到了。」

她騎着馬馬上起身，眼皮睜了許久才睜開，懶洋洋地坐在床上，雙手擦着眼睛，抬頭望窗外，還是黑漆漆的，跳下床去看一看桌上古式的時鐘，長短針正合指在三數的羅馬字上，原來這時候還祇有三點一刻，養母端着一碗昨夜留下來的稀粥給秀蘭吃，她邊吃邊在抖，吃完以後，把一疊鈔票縛在腰間，穿着運動鞋，帶着兩條大手巾，走下樓梯，養母低聲地吩咐她要小心，她答應一聲，便在黑暗的橋道上摸索着前行，戰戰兢兢地沿着淡水河畔北走向三重埔去。

她提心吊胆地走近大橋，正要踏上臺北橋的石級時，突然一隻黑狗在她底背後狂叫，這時嚇得她墮在地上，捨着石子向黑狗擲去，黑狗退了幾步，她乘勢走上三個石級，可是黑狗還是頑強地望着她，在背後又追上來狂吠着，這使她嚇得哀叫一聲，驚動那在橋上警戒的日本警察，從橋上打亮手電筒去；黑狗見着突如其來的光芒，便叫了幾聲退走了。警察看着這驚惶的小姑娘，心裡非常的懷疑，把她喊上橋追問她。

「喂！這孩子跑到那裏去？」

秀蘭看着日本警察，比見了狗更害怕，她呆了一回，才慢慢地答說：「要到三重埔去。」

「一個女孩子半夜三更，要到三重埔去找誰？做什麼事？」警察用手電照着她的臉問。

她情急智生地答：「要到三重埔找我底阿姨，因為我們散在阿姨家裏。」

「爲什麼三更半夜帶兩條大手巾到你阿姨家裏去呢？你說謊！你在做壞事！」

秀蘭連忙搖頭說：「我沒有騙你，我沒有說謊，我的阿姨因爲恐怕天亮空襲，所以叫我這時候去阿姨家裏拿幾件衣服。」

「真的嗎？」警察問。

「真的，我沒有騙大人！」秀蘭的圓大眼睛直射地瞪着警察的臉。

警察鬼鬼祟祟地看了她一回，再問：「喂！女孩子！誰教你這樣說？要照實說出來，不然，就把你捉起來

秀蘭聽着要拘捕她，她不禁哭了出來，跪在警察面前說：「大人？你不要捉我，我是個不幸的女孩子，我真的沒有騙過大人！大人！你同情我，讓我走吧？」

警察看見她這樣天真聰明，也笑了起來，摸一下她的頭髮說：

「好，你去吧，如果做了壞事，我就把你捉來！」

「好，我如做壞事，就給大人打死……」秀蘭站了起來，向警察一鞠躬說：「多謝大人！」

她說完，好像逃出了魔掌，很快的走開，冒着寒風向着橋上走上去，她走了幾步，又聽到警察沉重的皮鞋聲，接着一聲「回來！」秀蘭嚇得周身發抖，站住了腳，淚落如珠的哀求：

「大人！我……我……」

警察沉思了一會，便搖着手說：「去，去！」

秀蘭又道謝一聲，很快的走了。

小聰敏騙過了日本警察

秀蘭一步一回頭地恐怕警察再追過來，好容易到了三重埔菜寮，她在一個茅屋前敲門，野狗又在附近狂吠了，一個農夫開開門來，她很快地走進去，農夫急急忙忙的把門關上，在明燐的煤油燈光之下，他看着秀蘭面色發青，雙手還在抖動着，一看便知她已受了驚慌，他馬上到廚房裡端了一碗稀粥湯遞給她喝，輕輕的聲音問她：

「阿蘭！你碰見了警察嗎？」從他底經驗猜透可能是如此的遭遇。

秀蘭喝了一口稀粥湯，點點頭道：「是的，我險些兒被他抓去了！」她又天真地添一句：「都是那隻黑

狗咬人！」

『唔！以後要小心，萬一再給警察看見，你千萬不要說蔬菜是向我買的。』農夫說完了，便又從廚房裏端出一大籠蔬菜。

『不會的，我們做事不會連累別人。』秀蘭一邊說着，一邊蹲下去在地面上挑蔬菜，她挑選了兩大包，農夫拿秤來稱過以後，一算是多少錢，她把鈔票交給他，便把兩大包的蔬菜，一包像背小孩般的背在背上，一包掛在手臂裏，走出農夫底家裡，由原路趕回去，她祇有十二歲，拿着那兩大包相當重的蔬菜，走起路來也就跑不快，她在寬敞的新莊大路上，且走且停，東看西顧，當她走上臺北大橋的時候，兩腿都酸軟了，又怕再碰到剛才那個日本警察，小小的心房跳動得很利害，她短小的身體給蔬菜的重量壓得彎着腰，提心吊膽，腳步弛緩地踏過了冷風襲面的臺北橋，東面的天色才現出魚肚色的白光，雄鷄在遠近啼叫，到了家，已經昏了，養母在門口等候她，看着秀蘭一拐一拐地來了，便上前兩步，把秀蘭手臂裏一包蔬菜接過去，秀蘭進門口以後，才把背上的一包放到地上，她站起身來喘着氣，理一理蓬亂的頭髮。

養母蹲在地上把包着的蔬菜打開，抬頭問秀蘭：『今天怎會遲回來呢？』

秀蘭抿着嘴說：『在大橋上碰着了警察……』

『蘭後來怎樣？他要怎麼樣？』養母驚訝地追問。

『去的時候坐在橋上碰見的，他問我到那裏去，我說到阿姨家裏穿衣服，他給我講過？才放我走。』秀蘭也坐在地上幫着裝蔬菜，慢慢地回答。

阿金微笑着：『阿蘭！你應付得很好，以後再碰見了，也要這樣說。』

『我知道的。』秀蘭說着又抬頭看養母說：『阿母！今天是給一隻黑狗咬的，他在我的背後亂叫，要來咬我，我怕得叫起來，才會給一個日本警察聽見！』

『唔！以後要小心。』

養母說着，已把蔬菜一東一東地煮好，再用大手中包好，留一半存放在家裏，秀蘭吃過了早飯，又把包好的蔬菜拿出門去，她小心地走到永樂市場附近的廊下，把蔬菜兩東擺在廊下的地上，剩下的放在附近的草紙箱裏，她便站在離開蔬菜幾丈的地方看着，很快的來了幾個顧客，她很技巧的和她講價，一下子帶出來的蔬菜都賣完了，一東一塊錢，她把賣得的錢都帶回家去，又把家裏的蔬菜帶出來，照剛才一樣的擺在廊下，自己遙遙的望着，看管着，她賣去了一東，就在垃圾箱裏拿一東補充，她擺在地上的始終祇有兩東，別人也是一樣的。大約是十點鐘左右，一個日本警察來了，其他賣黑市蔬菜的人都避開了，她却裝着沒有事在那裏玩的樣子。警察看着地上的蔬菜，在四周看了一看，用腳踢一下地上的蔬菜，喊着問道是誰的？沒有一個人出面承認，警察便自言自語的咕噥了一會，彎着腰伸手把蔬菜全部帶走。蔬菜小販們看警察去遠了，紛紛從各處出來，有的在人家的大門後面，廁所旁邊，垃圾箱裏，又拿出了蔬菜，再擺在地上，她們都被警察沒收了兩東。她們因為預防警察再來沒收，所以都是祇擺上兩東，免得全部被沒收。

秀蘭天天做着這種冒險的生意，倒也賺得不少錢，交給養母做家用，她曾經歷過好幾次險境，都被她運用聰明的智慧而脫險，祇是損失了一些蔬菜，每一回人都沒有被抓進警察局去。

空襲嚇怕了她小心靈

有一天秀蘭把蔬菜賣完了，把賣得的錢到一家秘密製賣『花生糖』的店裏去，批發幾包『花生糖』，用一袋小竹籃盛着到各處去兜賣，她正賣到城裏的時候，突然空襲警報的汽笛響起來了，接着飛機就出現在天空，路上行人都紛紛走進防空洞去避難，她是跟在一大群人走入新公園，鑽進一個地面防空洞，『噠、噠、噠』的盟軍飛機在天空盤旋，『砰！砰！』炸彈一顆一顆扔下來。秀蘭在防空洞裏，被震撼得用雙手捫住耳

梁，防空洞裏的難民，大家都在顫慄着。過了一下，盟機飛遠了，有的人肚子很餓了，看着秀蘭是賣『花生糖』的，一個一個都向她買，不多時，她小竹籃裏的『花生糖』全被搶購一空了，可是飛機又飛回來了，好像在地頭上飛旋，炸彈好像炸在她身旁爆發了，她在防空洞裏躲在歡喜着『花生糖』賣光了，可是小小的心靈，却掛念着家裏的養祖母和養父母和妹妹是不是也安全，急着想回家去看看，但是盟機還在盤旋，空襲警報還沒有解除，所以她急得好像熱鍋裏的螞蟻一般，而且淚珠兒從眼角垂下來了！

『噓、噓、噓』和『砰！砰！』的聲響沒有了，『嗚嗚——』，空襲警報解除了，大家從防空洞走出來，秀蘭跟許多人走出防空洞來一看，她嚇得面色突成蒼白了，距離她避難不很遠的一個防空洞，剛在幾分鐘以前被炸彈中了，避難在那裏的人兒，有的被炸死，有的被炸傷，血肉模糊，此情此景，她那弱小的心靈被嚇壞了，可是她還鼓起自己的勇氣踏着沉重的脚步走出新公園的時候，迎面拾來一個被炸斷手臂的人，她又嚇得倒退幾步，再回轉去又走到公園門口，她更看見了一片火光和黑烟，一大片的房屋在燃燒着，她看着黑烟又在傍後，好像迷了途，她很想早些回家，但總走不出黑烟的包圍，她在這戰慄恐怖之中掙扎着前行，到了黃昏時候，才回到自己家裏，養祖母已急得掉下老淚，一見了她連忙伸出兩手，嗚咽地叫着：

『阿蘭！你回來了……』

『阿呢……』

秀蘭看着她的養祖母，也不知不覺的悲從中來的哭出來了。養祖母緊緊地抱住了她，她便伏在祖母的懷裡啜泣。

『阿蘭！你躲在那裏？阿媽想今天我們祖孫不能再見面了，今天的空襲真利害呀！』她老淚簌簌而下，那抖着的手撫摸着秀蘭的頭髮。

『是的，阿媽！我看見許多人被炸死，噫呀！我怕！……許多屋子在火燒……』秀蘭好像夢囈般的

叫着。

這時阿金背着月風也回來了，看着秀蘭馬上急急地問她：『阿蘭！你給我找得好苦呀！什麼時候才回來呢？』

秀蘭抬起頭來回答：『阿母！我剛回來呢！』她底兩眼還留着淚痕。

『呀！這是天公神明的庇佑！』阿金的神清也很緊張地說。

祖母接下說：『是的！我們從來沒有做過壞事，天公神明是會庇佑的，祇是可憐我的阿蘭受了驚了！吓！』

養母突然向祖母道：『阿母！現在外面有很多人帶着行李逃難了，我們是不是也要準備搬出市外去？』
祖母把秀蘭抱得很緊地說：『你去問問進興吧！恐怕飛機還是要來轟炸，危險得很，你們就去鄉下避難，這個房屋，就由我來看管。』

『阿媽！我和你一同留在這裡，我不要離開阿媽！』秀蘭兩隻柔軟的手腕抱着祖母的項頸說。

阿金嘆一口氣道：『吓，要避難也沒有地方去，我們鄉下也沒有親戚朋友，大家就不走吧，由上天去安排吧！』

從這一天起，她們都很緊張而恐怖的在臺北市渡過了第二次大戰中的人類底災難。

香烟攤傍風光好

民國卅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廣播：『接受波茨坦的宣言，無條件投降』了，戰事就此結束，臺灣歸祖國，這個消息，使每一個臺灣同胞愉快高興得像發狂一般，每天張着燈籠，祭着祖先，放着鞭炮，歡迎國軍和政府接收官員，整個臺北市每天每夜都擁擠着人潮，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飄揚在寶島的晴空。

秀蘭已在國民學校裡畢業了，她長得比前更美麗了，留着兩條小辮子垂在肩膀上，她的養祖母在路旁擺着香煙攤，這是「光復」帶來的新興的生意，秀蘭閑着的時候，就陪着養祖母看管這攤子，她生來嬌小活潑，嫩白的臉頰，時常泛現兩個小小的酒渦，又圓又大的眼睛，含着黑黑的眸子，老是天真無邪地望着人，講起話來，做個乖巧伶俐的表情，人們都喜歡從她底手裡買一包香煙，很多人把她當做小妹妹，有時她那長長的兩條辮子給人逗着玩，她總是微笑的向你說：『不要啦！拜託啦！』

養祖母看着秀蘭很會做生意，而且比較她更能生意興隆，也就慢慢地把香煙攤交她經營，自己就站在一旁監督着，所以乾脆地把這個責任交給年青的孫女。

天氣已漸漸和暖，人們因氣候的感受，精神覺得很疲乏，秀蘭昨天晚上被賣香煙的同業姊妹林雪琴邀去看電影，看完了又陪着香煙攤直到更深才回去睡覺，因為她很疲乏，一直睡到早晨九點鐘，還很懶地不想起床，養祖母已經把香煙攤擺在街上，老人家坐在香煙攤旁，還沒有吃過早飯。養母走到她的房裏，拉開飯帳，看着她兩眼腫着天花板，一條毯子蓋着下半身，便笑着問道：

『阿蘭！還不起來嗎？快起來換你阿媽來吃早飯吧！』

秀蘭擦擦眼皮，打個哈欠，伸個懶腰，問道：『阿母！現在幾點鐘了？我很想再睡一會。』

『嗶呀！日光已經照着你屁股了還要睡一會，起來吧，『少年家』不要懶睡，你看阿媽六十八歲了，她老人家一清早就起床。』

阿金因為秀蘭已會替她賺鈔票，所以對秀蘭也很慈愛，她一面說着，一面把秀蘭放在床前一隻椅上的外衣，拿到她底手裡。秀蘭很快地坐在床上，用手環一環小簾，天真地望一下養母，抿着小嘴說：

『阿母！你不知道我昨天晚上到二點多鐘，才睡覺呢！』

『好了，好了，今天你就早睡些，你看，太陽晒進來了。』

阿金且說且把那個小窗門打開，便走了出去，秀蘭穿着紅絨的拖鞋，不穿外衣走到梳粧鏡前洗面梳髮，照照自己，她看着自己的胸部，乳峯已經隆起，她用着双手自己輕輕地撫摸，默默地沉思，突然微笑地放下手，兩頰緋紅地穿上外衣，走出房門，吃了一碗稀粥，便到香烟攤房坐着，養祖母就蹣跚地回家了。

「妳美得太迷人了」

一個挑着竹籠賣鷄鴨的青年走來了，這個青年叫周仁義，他把籠擔停在路旁，走了過來，向秀蘭打着招呼說：

「阿蘭！吃過飯了嗎？」

「吃過了，你早呀！」秀蘭微笑答。

「來一包黑貓。」

仁義邊說邊在身上掏鈔票，秀蘭取出一包黑貓牌香烟，笑着問：

「你今天吸『黑貓』，明天要吸什麼？是不是要『三砲台』嗎？」

仁義遞給她鈔票，接過『黑貓』烟，打開盒子，抽出一枝，拿着香烟攤上的火柴，劃了一根，點着吸了幾口，嘴裏慢慢地吐出濃烟，也是笑着說：

「阿蘭！你別看不起我賣雞的人，明天就向你買一聽『双砲台』」

「什麼？明天要買一聽？」秀蘭故意地反問。

「是的。阿蘭……」

仁義說着，兩眼盯着秀蘭的臉，秀蘭不好意思地把頭低垂，慢慢地反問：

「什麼？」

『我每天向你買一聽雙砲台，你要怎樣？』仁義微笑問。

秀蘭隨口答道：『我很感謝你。』

仁義把雙眼向四週看一看，湊近秀蘭的耳邊低聲問道：『阿蘭！我今夜請你看電影，你去不去？』

秀蘭紅着臉用眼角偷證，仁義一下，低聲答：『我不喜歡看電影。』

『那你看，歌仔戲好嗎？』仁義乘勢追問。

秀蘭把頭搖一搖答：『也不喜歡看。』

仁義正要再說什麼，秀蘭輕輕地把他推了一下，說道：『走開吧，有人在看呢！』

仁義退開了兩步，看看馬路，果然對面一家百貨店有一個店員在注視他們，他吸一口氣，挑起雞籠，微笑說：『你很會「調古董」！（頑皮）』便慢慢地走了。可是仁義並不因此而灰心，他成爲秀蘭底香烟的老顧客，已經很久了，他迷戀於秀蘭的美貌，他和別人一樣的想法有了秀蘭，然而秀蘭對他却没有什麼感覺，跟對付任何一個顧客一樣。

仁義回到家裏，洗過浴以後，躺在一隻藤椅上，吸着向秀蘭買來的黑貓牌香烟，香煙一閃一閃地繚繞在頭上，他在烟圈之中發見秀蘭在向他微笑：他覺得自己年青，而且長得還不令人討厭，有勇氣向秀蘭求愛，又覺得秀蘭對他似乎有了愛情，可是情敵太多，必須採用新奇戰術，而要長期奮鬥，才會獲得最後勝利，他更懂得『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想到這裏，他把煙頭丟掉，換一套新的西裝，穿着皮鞋，把頭髮梳得又光又亮，走了出來，搭着公共汽車，又到秀蘭的香烟攤來，已是萬家燈火的黃昏時候了。秀蘭正拿着香烟賣給一個中年男人，那中年男子取着十元的鈔票給她，正要找錢給他，中年男子微笑說：『不要找，剩下的賞給你。』說着便走去，秀蘭在他的背後，說了一聲『謝謝！』又用眼角瞟一下仁義，微笑道：

『你又來了，穿得這樣漂亮要到那裏去？』

「特地來向你買香煙。」仁義說着站在秀蘭的身邊。

「唔！謝謝你！」秀蘭說罷整理攤上的香煙，又慢慢地問他：「你們萬華沒有賣香煙的嗎？」

仁義被她這一問，不覺紅着臉，微笑的證着她答道：「有的，可是萬華賣的香煙，沒有你賣的香而且甜！」

秀蘭抿一下嘴說：「唔！講你的鬼話！」

仁義被她這一問，覺得骨頭都輕鬆起來，心房跳動，地不知要再說什麼好？他想了許久，才興奮地低聲說：

「阿蘭！你太美了，所以很多人都要向你買香煙，但是他們向你買香煙的意思，你知道嗎？」

秀蘭看着馬路上來往的人很多，她當做沒有聽見似的不同答，祇是張着圓大的眼睛證着他，他却繼續說下去：

「他們買你的香煙，是爲了你的美麗，你美得太迷人了！」

秀蘭不耐煩地說：「走開吧，不要在這裏瞎說，給人家看見不好意思的。」

仁義老着臉皮還是笑着說：「我是你底顧客你竟趕顧客，……黑箱來一包。」

秀蘭覺得自己也太無禮，就微笑拿一包黑貓香煙遞給仁義，說着：「不起！」

「沒有關係！」仁義把香煙錢放在攤上，又說：「阿蘭！我希望你不要把我當普通顧客看待，我是很同情你的。」

「同情我什麼？」秀蘭注視着他問。

仁義抽着香煙說：「你給我同情的地方太多了，你這樣美整年青，別的生氣小做，就做這路邊生意，不論冬天夏天，天晴下雨，你都坐在這裏到夜深。夏天，讓暑氣來瘋，蚊蟲來叮你那潔白的身體；冬天，讓

冷風雨吹刮你那鮮嫩的臉孔，天天這樣，夜夜如此，賺來的錢，自己不去自由享受。而今，我看你表面上雖然很愉快，但我知道你底內心也是在痛苦的！」

秀蘭聽了仁義這許多親切話，正打動她的心靈，仁義看着她那深思而說不出話來的姿態，正想再開口安慰她幾句，但轉頭一看，她的養母微笑地走來了，仁義也停止說話，向阿金微笑點一下頭，因為他天天向秀蘭買香烟，所以跟阿金也認識了，阿金也向他點一下頭笑着說：

「周，你又來了。」

仁義頑皮地答道：「來了，我是每天必到的，因為我一天不見你和阿蘭，就難過。」

「不要說笑話，我正要找你呢！」阿金說着就坐在秀蘭坐的那隻木椅子。

仁義問：「我什麼事？」

「五月十三迎城隍的日子快到了，你挑兩隻沒有「灌規」（流砂石）的鷄，兩隻鴨來賣給我，還要肥大的。」

阿金說

仁義答：「好的，我做這一行生意，賣給你的東西，絕對有借用的，明天我就替你拿來，好嗎？」

「今天初十日，還有三天，好的，你就先拿來給我看看。」阿金用指頭算了算，

「好的，不好可以換！……失禮，我要看電影去了。」

仁義說罷，向秀蘭笑了笑，便走開了。

不希罕這件旗袍料

阿金向秀蘭問道，「阿蘭：今天賣了多少錢？」

「都在那個木箱裏，你算吧。」秀蘭說着，雙手弄着垂在胸前的辮子，低頭沉思着。

阿金把攤底下一個小木箱拿出來，把裏面花花綠綠的鈔票拿出，用兩個指頭，一張一張地數着，秀蘭依然沒有表情地低着頭。『哪』！這一聲汽車喇叭聲，使秀蘭抬起頭來，一輛流線型的黑色汽車停在香烟攤前，車門一開，走下一個卅多歲西裝男子，手裏拿一包東西，走到秀蘭面前，秀蘭抬頭看看他愕然地，『唔』的一聲，一時想不出他的名字，那人笑嘻嘻的對她說：

『阿蘭！這個衣料是最近上海最流行，我昨天才從上海回來，特地買一件送給你。』

秀蘭還沒有回答，阿金却笑得露出一排牙齒，站了起來，伸手把衣料接過去說：

『請坐啦！真多謝！』

『不要客氣，阿蘭！假如花樣有不合意的話，我可以再替你換一件。』

秀蘭只是用着兩隻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他，他笑了一笑走進汽車裏，從車窓伸手向他招了招，汽車便開走了。

阿金看着秀蘭老是站着發怔，把衣料拿到她的面前說：『阿蘭！你怎麼不向人家道謝一聲，人家特地從上海帶來送你的。』

『阿母！我們和他也不認識，怎好隨便拿人家這額高貴的東西呢？』秀蘭慢慢地說。附近賣水果和溜冰的女小販都走過來，要看那衣料，阿金很高興把它打開，是一件桃色

點花紋綉絲縐袍衣料，她們都以欣羨的目光看看秀蘭。秀蘭羞紅臉，又向養母道：

『把它拿回家去吧，別在這裏展覽。』

養母笑道：『噯呀！看你這個孩子，脾氣真壞，人家送你這樣好的東西，你還要生氣呢！』

『拿回去吧，不要再囉嗦了。』

秀蘭真的生氣了，阿金只好搖搖頭，把衣料和鈔票拿回家去。

她看養母去了，就坐椅子上，繼續想着那仁義向她說的那些話：

「沒有你賣的香而且甜。」

「你太美麗了，所以很多人都要向你買香烟。」

「向你買香烟的意思，你知道嗎？」

「你這樣美麗年青，還做這種路邊生意？」

「我看你表面上雖然很愉快，但是我知道你內心在痛苦。」

她又進入幻想之中：仁義是一個很可愛的青年，身長長得和她一樣的茁壯，略微高一些，力氣很大，挑着滿籠子的一擔鷄鴨，健步如飛；面龐生得眉清目秀，耳朵、鼻子、嘴巴，大小地位很相稱，如果他有面龐似似的姊妹妹妹，那她們一定會和我一樣的美麗；他最引人的是一雙黑黑的靈活得眼珠，和白白的整齊的牙齒、說出來，牙齒一露，眼珠一轉，好像含着甜味的話語音調，真的使她歡喜，說到輕鬆的時候，看他好像小弟弟；講到鄭重的時候，他又像一個經驗豐富的老人家。最使她忘情不了的，是他說着同情話的時候，那聲音的親切，深情的眼色，當他覆着她，兩眼眼睛相對的時候，她彷彿着了魔似的……

另一位青年跑到她攤前，高聲的說着：

『阿蘭！來三聽黃錫包。』

秀蘭突然一驚，抬起頭來笑着答：『唔！要三聽嗎？』

『是的，三聽！』那青年站在地底面前，她俯下身去，在攤下一個大紙匣裏拿出三聽黃錫包出來，那青年順手接過去，把鈔票放在她的手裏，便跳上腳踏車走了。

賣清冰的女子向秀蘭笑說：『阿蘭！這個人下午不是才買三聽去的嗎？』

『是的，下午買三聽，夜裡又來買三聽，不知做什麼用的。』秀蘭笑着答。沒有說完，顧客又來了，她整夜忙碌着應付顧客，直到更深才收攤回家，養祖母已替她弄好洗浴水，她把今天夜裡所賣的錢又交給養母

，便到房裏拿襯衣褲走到廚房旁用木板圍成的小浴室進去。

她把衣服脫掉了，先用溫水澆着雪白的身體；一輪皎潔的月亮底光芒從小浴室的小窗上射進來，窺着這美人兒在沐浴。因為她坐了一天了，滿身是汗臭，精神也很疲乏了，她坐在浴盆裏面，用毛巾慢慢地擦着背；面孔向着窗外，望得到天空的月亮，感覺清涼一些。那都市裡的簾簾聲響已經消失，她底精神也獲得了安寧，她讓明月照着她那裸着的身體，她覺得自己的身體已變化得很快，已經發育成大人了！她雖然還在稚氣地玩着那浴盆裏「肥皂泡」，涼風從窗門徐徐吹入，給她精神覺得興奮，已經是懷春時期了，又想着仁義，懶得起來。

祖母看她洗浴那樣長久了，她躺在床上不安心，蹣跚地走近廚房來問：

「阿蘭！洗好了嗎？」

秀蘭聽到祖母的叫，應了一聲，便姑起來穿衣服，陪她到房裏去睡。

一席話獲得青春的啟示

她陪着祖母睡在床上，因為天氣太熱了，蚊子在耳邊叫着，使她不能入睡，祖母也翻來覆去，同樣的合不着眼，她又和秀蘭談話，她用鷓鴣毛扇打一下蚊子，低低地叫了一聲秀蘭。

秀蘭答：「阿媽！你還沒有睡嗎？」

「呀！蚊子吵得睡不着。」

秀蘭道：「是的，真討厭，老是在耳邊叫。」

「阿蘭！聽說那個賣雞的青年在愛着你，他每天都來跟你談話？」祖母突然找出這個問題來。

秀蘭轉過身，面向面的，微笑說：

『他好像有道等意思，但是我……我年紀還輕，還，跟人家談戀愛，而且阿媽也不肯給我跟人家談戀愛的。』耐去是小姑娘含羞的妮扭的聲音，實在她是愛着他的，但又怕養母不同意。

秀蘭對養祖母說話本來是很坦白的，可是談到這一件事，還得掩飾着幾分真情。可是祖母表示意見了！『阿蘭！你真乖，你今年已經十七歲了，再兩三年也應該結婚了，你如果有了意中人，就告訴阿媽，阿媽可以幫助你，可是，阿蘭！你也沒有哥哥弟弟，月俸也年紀更小，阿媽的意思，是不讓你出嫁，招贅一個人，可以幫做家裡的事。』

『阿媽！還早呢，別說這些了，我們睡吧，時間不早了。』秀蘭雙手抱住祖母的頸項說：『但是心裏想，仁義是不是願意入贅呢！』

祖母笑道：『你總不喜歡聽這些話，好，睡吧！』

祖母兩人就閉着眼睛，都不再說話，慢慢地睡去了。

早晨，秀蘭起床，梳洗吃飯以後，便拿着兩條大手巾跑到臺北火車站後車站去批發香烟，到了那裏，恰巧碰見萬華賣香烟的女同業王彩霞，長她兩歲，她倆是就在批發的時候認識的，兩人成爲知己之交，時常在後車站見面傾談。

彩霞見到了她，復親切地捏着她的手說：『秀蘭！你也來了。』

『是的，你早呀！』秀蘭微笑說。

彩霞問：『生意好嗎？』

『還可以！』秀蘭親切地答。

『聽說你的人象（人歡）復好，有許多男人在愛着你的，買東西送給你？』彩霞笑着問。

秀蘭也笑着說：『是的；不知怎的，他們老是要買東西給我，說他們愛我吧，失禮，我連他們的名字都

不知道。」秀蘭說到這裏，紅着脸看一下彩雲，又低下頭說：「我一個人也不能愛上那麼多的男人，而且我也知道他們對我好意的意思，男人對待女人，都是有野心的，所以他們送給我的東西，我一件也不喜歡用，但是要送還給他們，又不知道他們的住所，哦！男人的心真奇怪！」

「是的，男人的性情是奇怪，昨天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送我一雙玻璃絲襪，要我陪他到北投去玩，哼！算死人，我們女子怎會這樣隨便。」

彩雲說着，秀蘭接着問道：

「五十多歲的人，來愛上你，他要你去做他底媳婦，還是他底……」

「他是要玩我們的……」

彩雲話還未完，迎面來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笑嘻嘻地叫道：

「喂呀！你們這兩隻黑貓（與麗小姐）這學早就來了！」

「唔！阿英官！你早呀！」

秀蘭和彩雲同聲向阿英打招呼，阿英右手輕輕拍着秀蘭的肩膀笑道：

「阿蘭！你的人氣真好，我這老古董的生意要給你們搞倒了！」

「阿英官！聽說你少年的時候，也很有名，有許多男子爲了你，拿出刀來拼命，這樣才算是好人氣！」

彩雲注視阿英說，秀蘭也接着道：

「是的，我也聽過我的阿母說過，二十幾年前，阿英官是好比一枝花，很多做大生意的老板和有錢的少爺，在你身上化了很多錢。」

阿英聽着，回憶往事微笑的說：「是的；當時的我像你們這樣青春的時候，我的養母就讓我做繡且（或女），老老小小的都要我陪酒，今天北投，明天草山，蘆荖閣，江山樓，夜夜都在那裏，什麼貴重的首飾，

我樣樣都有，錢確實賺得很多，都拿給養母去放利息。自己沒有積蓄，我的失敗就在這裏，當時我把錢看得很輕，又不知道女人好比一朵花，是很容易凋謝的，在那歡樂的過程中，我染了幾次病，一次一次受着暴風雨般的摧殘，我的容貌就一年不如一年，王孫公子們也不像從前纏着我，我的青春如流水般的逝去了，養母看我不能再賺大錢，就把我嫁給阿球的爸，那時阿球的爸是在拉人力車的，我時常坐他的車去出局！」

阿英像聽別人的故事一般的說出她自己過去的韻事，彩雲歪着頭揶揄說：

「那麼，你是和人力車夫戀愛的了？」

阿英又笑道：「說什麼戀愛，不過他對我很小心，有時候我喝酒醉了，他把我扶上床去，有一次我吐得他滿身，他也一點不生氣，他三十八歲了還沒有結婚，我很同情他，所以我廚養母要讓我出嫁時，我就自動要嫁給他，我覺得他才是真心愛我的人，他也很歡喜我，但他沒有錢，聘金還是我拿出兩隻金戒指和一對金鐲給他去換來的，誰知命運故意弄我，我們結婚後五年，才生出阿球，可是在阿球出世的那一年，他竟染着重病死了，十年來我辛辛苦苦的撫育着阿球，總算在勉強的過日子！」

秀蘭默默地聽着阿英的話，覺得阿英的身世太可憐了。

阿英又接下去說：「你們正當青春時代，要珍重你們的青春，不要隨便和男子往來！……」

彩雲截斷阿英的話說：「我們買香烟去吧，時候不早了。」

於是她們三人便去批了香烟，秀蘭和彩雲告辭，便拿着兩大包香烟和阿英一路回到攤頭來。

秀蘭回家以後，把新批發來的香烟擺在烟架子上，依然坐在木椅上，她回想那剛才阿英底一席話，覺得很有道理，這使她得了青春的啓示。

小意思送來鑽石戒

『阿蘭！這裏有一封信給你。』

秀蘭抬頭一看，是一個不相識的青年男子，她正要開口問他那裏來的信，那青年已拔腳跑走了。她順手把信拿起來看看，覺得信封裏還有沉重的東西，她急忙打開，裏面是一隻黃金鑲寶石戒指，並且有一張字條，寫着：

阿蘭小姐：這是我的一點小意思，請你收下，再見。

黃贈。

秀蘭默默地看那字條和黃金寶石戒指，慢慢地再放進信封裏，她想不出這個人對她是懷着什麼意思，因為她接到人家送的東西很多，金戒指却是第一次，她懂得一個女人是不能隨便接受男人的贈送的金戒指，金戒指是代表愛情的；她想把這個金戒指送還給這個姓黃的，但是不知黃叫什麼名字？住在那裏？她正向着手裡的信封發呆的當兒，養祖母蹣跚地走來了，在她背後叫：

『阿蘭！回去吃飯吧，讓阿媽來看一下。』

秀蘭轉過頭來看，便站起來讓坐，微笑的問：

『阿媽！你吃了飯嗎？』

『我吃了，你回去吃吧，阿媽來看一下，你要快點回來。』

秀蘭拿着信回家，她把信和戒指全交給養母說：

『阿媽！今天有人送我一隻戒指，你拿去吧，還有一封信。』

阿蘭喜悅地接過去，把戒指從信封裡面倒出來，拿在手中看了看：

『哎呀！是鑽石戒指，還是很值錢的，阿蘭！這個人一定很有錢的，那封信是說什麼？』

秀蘭看着養母這樣高興，心裏有些不愉快，她拿隻碗盛着稀飯走到桌子前面，悽悽地答道：『沒有說什麼，只說這是小意思，叫我把它收下。』

『唔！這個人很潮氣。』阿金不斷地欣賞着戒指，就將戒指戴在自己底無名指上，看了又看，走到桌前，接着說：『阿蘭！真好看，你戴戴看！』

『我不喜歡這種東西。』秀蘭抿着嘴說。

阿金笑道：『傻孩子！這種貴重的東西，你不喜歡，你買一盞子的香烟，也不能買一隻呢。阿蘭你真好命，有這麼多的人送東西給你，當時出色的藝旦也比不上你！』

『阿母！這些東西我一件都不喜歡！』秀蘭停着簍子，抬頭向阿金說。

阿金笑着道：『傻孩子！那末，你喜歡什麼東西，人家送給你，是歡喜你，也是他們的好意，你怎樣都不喜歡？你年紀還輕，還不懂人家的人情，人家的好心和好意。』

『我喜歡用自己底錢去買來的東西。』

秀蘭說到這裏，扶梯一陣響聲，她和阿金轉頭一看，周仁義拿着兩隻肥鷄兩隻肥鴨走上來，阿金迎上去道：

『噯呀！周，你替我拿來了！』

仁義把鷄鴨放在地上，拿手巾拭着額上的汗，喘着氣說：『阿興嬌！你看會不會太小？鷄五斤，鴨六斤半。』

『很大了，請坐啦，一共多少錢？』阿金脫着端一杯茶給他。

仁義呷一口茶，笑道：『講什麼多少錢，你太看不起我了，還是小意思，五月十三日你們請我喝酒就好了。』秀蘭又在這時候聽得說『小意思。』

『真多謝！十三日你一定要來，別嫌棄我們小地方。』阿金笑迷迷地說，又向秀蘭道：『阿蘭！周這個人真好，他一送就是十幾斤鷄鴨。』

秀蘭那圓大的眼睛睜着仁義說：『周！你應該算錢才對，你是要本錢的。』

仁義甜笑說：『阿蘭！你别看不起我，我們不是今天才認識的。』

『太不好意思了！』秀蘭已經吃定飯，站了起來。

『別再說了，我失禮了。』仁義說着準備要走，阿金走近他身旁道：『不坐一會嗎？』

『多謝，再見吧！』

仁義向秀蘭看了一下，表示很高興地走下扶梯去，秀蘭目送他的背影，又向地上鷄鴨發怔，一會，妹妹月鳳在扶梯下面叫：

『姊姊！阿媽叫你快點去，有人要賣香煙。』

秀蘭聽着答應了一聲，在梳粧鏡前撲些粉，點點口紅，便走下樓，跟月鳳同到香煙攤來，原來有個青年拿着六聽双砲台香煙要賣給她，她問什麼價錢，却比批發價便宜三成，她就把它買來，那青年拿着錢，秘密放下一封信在攤上，便乘自用三輪車回去了。

秀蘭看那人回去，要把香煙收存在篋子下面，覺得那六聽香煙是她前天賣出去的，就賣給這個青年，她抬頭，又發現攤上的信，她心弦悸動地拿起信來，覺得裏面沒有別的東西的樣子，想拆開來看，恐怕被過路人發見，不好意思，她把它放在一個香煙匣子裏，一會兒却被月鳳拿去撕碎了。

這一天她穿着白底藍花的短袖上衣，白的西裝裙子，腳穿着也是白色的柳條皮鞋，兩條長辮子梳得很光亮，人們看着她那兩隻雪白如藕的手臂，都想多看幾眼，她一天一天地比以前長得更美麗了，許多公子王孫，大腹賈，小開，都在她身上動腦筋，要增加她生意的收入，那些人又給她起個外號叫『香煙西施』，她雖

然受人們這樣讚美，受許多人的追求，她仍如一朵蓮花，姣好看不能拿來玩，所以她並不受污泥的點染！

猜她跟情人出走了

季節已漸漸轉至秋天，秀蘭的香烟攤上，幾天來已很少見到她，許多謠言應時而生了，說她已經結識情人，跟情人出走了，可是她並不像謠言所傳，因為她底養祖母病了，她在家裏看護養祖母。

養祖母已經染病兩個星期了，秀蘭在病榻之前，天天小心的守護着。

天色已經黑了，蚊子在屋子裏飛鳴，祖母躺在床上呻吟着，那聲音也好像蚊子叫的一樣，她病得已經沒有一點氣力！秀蘭坐在床前的小竹椅上在煎藥，蚊子在她雪白的腿下飛繞，她不斷地用竹扇撲着。她又聽着養祖母底低弱的呻吟聲，清不自禁地眼淚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了。她想養祖母萬一不起，假如和她永別了，那時候她將怎樣呢？因為她感覺和養祖母十幾年來同睡在一床，受她小心的撫育，實在不能離開她，她就想有快快地養祖母底病完全醫好，讓她永遠的生活在一起。

她把藥壺裡煎好的藥盛在茶碗裏，送到床前去，低聲叫着：『阿媽！藥煎好了！』

祖母底及眼深陷了，面容又消瘦憔悴，她慢慢地張開眼睛，伸出瘦黃的手，抖動着沒有血色的嘴唇皮，斷斷續續地說：

『阿蘭……你……你睡……你睡吧……不要……不要煎，不要煎藥……阿媽……阿媽已，已經……已經……已經不，不會……不會好了……』

秀蘭聽着心裡一陣一陣的難過，攙着祖母底手，悲哀的內心要發出喜悅的說：『阿媽！你別說這話，我知道阿媽身體不好，但是這帖藥吃了，就會好的！阿媽！你吃下去吧！』

祖母聽了，淚水從眼眶落到耳邊，搖搖頭，秀蘭也含住了淚珠，慢慢地扶起祖母底頭，一手取藥，送近

她底嘴吧，祖母呷了幾口，咳嗽了一回，便插手表示不要再呷，秀蘭把藥碗放在床沿上，又讓祖母徐徐地躺下，她拿出手巾替祖母拭掉嘴角的痰液，祖母很痛苦地閉着双眼又咳，嗽了兩聲，眼睛張開來，呆呆地注視秀蘭，又給電燈的光芒刺得再閉合眼睛，兩片嘴唇抖動了一會，想要說話，却說不出來，秀蘭知道祖母的病已經嚴重，她底內心苦愁，却又不敢說出來，含著滿眶淚水的眼睛，證着祖母的面。

「阿……阿蘭……阿媽……阿媽是，是不……不會好了！……你……你要，要聽……要聽阿媽，阿媽的，阿媽的吩咐……聽……聽阿媽……阿媽最後的話……」

祖母好像拼出全身的氣力，才斷續地說出這斷續的話。秀蘭淚水掉下來了，低聲地在祖母耳朵旁邊說：「阿媽……你不要再說話，你安心靜養吧，醫師說你底病是不要緊的，再兩天就會好的。」

祖母斜轉頭，看着秀蘭，苦笑的說：

「阿蘭！……你，你……你真……你真乖。……」停了一會，又慢慢地斷續說：

「阿蘭……你，你雖然……不是……不是……阿金……親生的……可是，你……你……你剛……剛出生兩個月……就……就由阿媽……阿媽和阿金兩……兩個人……把你養育的……十幾年來……因為家……家庭……家庭困苦……使你……使你自小，自小就過着，過着艱苦，艱苦的日子……可是，阿蘭……你！你很聰明，很乖，沒有，沒有棄嫌棄嫌阿媽……」

她越說越興奮地繼續道：「可是，阿蘭！你雖然不是，翁家生的，可是翁家養的，我們沒有把你當做，當做養女看待，你也明白我們的困難……阿媽，阿媽想你的阿爸阿母，也沒有，也沒有一個男孩子……翁家的香烟，是，是要，靠靠你的！阿媽想要，想要給你招，招個丈夫……但是……阿蘭！假如你有了合意的人，那，那也不敢，不敢無理來，來阻阻得你的……總是，阿媽的希望，是，是這樣，將來將來還要看你，看你自己的意思……」

秀蘭聽了這些話，淚珠不斷地滾下來，她緊緊抱着祖母底的頭，也嗚咽的說：

『阿媽！你別掛慮這些，我是要永遠和阿媽在一起的，我是永遠離不開阿媽！』

祖母苦笑一會，又喘着氣，兩眼翻白，停了許久又勉強的說：『傻……傻孩子……這……這已是不可可能了……你，你若，若能聽，聽阿媽的話，那……那那，阿媽阿媽死，死也，死也瞑目的……』

『阿媽！你不要再說這些話吧，你安靜地睡一睡吧！你不要再想些沒有用的事！』

秀蘭一邊說一邊扶着祖母躺好，才慢慢地縮回手，看着祖母底病狀，她知道快要永訣了，非常悲傷地伏在桌上啜泣着。

祖母的病一天一天地沉重了，不祇是骨肉消瘦，已經三天不會說話了，醫師也不敢用藥，交代阿金和進興準備後事，秀蘭也無心去販賣香烟香烟，煙癮暫時停棄了。

中秋節後的第二天晚上，月亮比中秋夜更皎潔光明，祖母就在這一天晚上，給媳婦帶到天上，永別了人間！秀蘭悲哀地伏在養祖母的遺體之傍，嗚咽地痛哭着。唯一愛護她的養祖母死了，她想到她底前程，像失掉了一盞明燈，她哭得面容憔悴，身體也消瘦了很多。

不知不覺的投入了情網

周仁義天天來看秀蘭，在她祖母出殯的這一天，也來送殯，他看秀蘭底悲哀的神情，就非常掛心，他走到秀蘭身邊，低聲的在她耳邊安慰說：

『阿蘭！祖母已經死了，你不要傷心過度，反而損害了自己底身體！』

秀蘭好像沒有聽到，依然蒙着面啼啼哭哭，仁義看着很不安心，走到廚房裏拿一杯開水，叫月鳳端給秀蘭去喝，他也走近去勸慰：

『阿蘭！你喝一杯開水吧，你已經一天沒有吃飯了，自己的身體要緊！』

秀蘭聽着仁義的話，看他這樣的關心她，她心裏很感激，接過月鳳手裏的茶杯，慢慢地喝了兩口，再把杯交給月鳳，仁義再對她說：

『阿蘭！……你自己的身體要緊！』

仁義的話已經句句打動了秀蘭的心靈，從這一天起，秀蘭那純潔的心房，失去了祖母的慈愛，却已換上了仁義的影子，仁義對她，也更加事事都體貼她底意旨，她底感覺，好像她底祖母還活着。

這是祖母埋葬觀音山以後的第七天，仁義自告奮勇，陪着秀蘭上觀音山去探墓。早晨陽光照着一對小情人，仁義很高興地和秀蘭搭乘汽車到觀音山腳下了車，兩人並肩輕快地登上這萬人塚的觀音山上，秋風颯颯吹拂着他們薄薄的衣裳，他們慢慢地且行且談，已經來到高山之上了，仰起頭來望着那蔚藍的天空，浮游着朵朵白雲；低下頭來又眺望蒼臺北市，高的樓，綠的樹，清靜的淡水河，全在他們底四隻眼裡，兩個心曠神怡開朗在一處。邊說邊跑，愉快地全不感覺登高是疲乏的事，好像兩隻燕子掠過晴空，飛到祖母底新墳的前面了。她把被風吹亂的頭髮輕輕的理一理，再看着祖母的墳墓，同想到祖孫相處往事的一幕，突然悲從中來，眼淚滾下來，仁義連忙安慰她：

『不要這樣悲切啦！老年人誰都要逝去的，你底祖母今年是六十八歲了，已經是長壽了，她如果有靈，知道你這樣悲哀，她一定也很不安的。』

秀蘭拿出手帕拭着眼淚答：『叫我怎麼能忘記了祖母底慈愛呢！她太愛惜我了，可是她老人家一生沒有過着快樂的日子！』

『人死了不能再活，你再悲哀也沒有用處，還得爲自己打算，保護自己的身體也是很要緊。』

她說了以後，她心境也像放開些，他再加上一句：『我們遠遠的來到墳前，應該首先參拜。』秀蘭聽了

覺得說得很對，兩人就在墓前行個鞠躬禮。她還祈禱着：祖母在天之靈，快活逍遙。祖母佑我，全家平安，婚事如意。」便坐在墓前草地之上。仁義笑嘻嘻地說：

『阿蘭！祖母看到你和我在這裏，她一定很高興的。』

『是的，祖母在生的時候，時常在我面前提起你，說你很老實！』秀蘭說到這裏，用眼角瞟一下仁義，微笑的再加上一句評語：『其實你並不老實！』

『我怎麼並不老實？』仁義追問。

秀蘭伸手採拆一朵野花，又說：『老實的人是不會和女人糾纏的，你已經和我糾纏三年了，是一個最不老實的人，恐怕是我底祖母看錯了！』

『阿蘭！你不要見怪，我愛你三年，在這三年之中，我用盡了苦心，在許多有錢的男子包圍你的時候，我這個賣鷄鴨的人兒，髮苦奮鬥，化了三年長久的單戀光陰，這三年是多麼悠長呀，才有今天和你一起在祖母墓前的這個機會，阿蘭！你難道還不知道我底真心麼？』

仁義興奮極了，嘮嘮叨叨地說了一大篇。秀蘭祇是低下頭，可是兩頰却泛起紅暈，低聲的說：

『男人說這種話，我已聽過幾次了，他們想佔有一個女人，他什麼話都說得出來，可是，周！我知道你不是像那些輕浮的男子，但是三年以來，我看你底一舉一動，我知道你底家庭並不怎麼富有，是靠你們兄弟底勞力販賣鷄鴨來生活，所以我覺得你不應該用你流汗辛苦賺得來的錢，爲了我，而向我買高貴的香煙，這種無爲的消耗，說句不客氣的話，在你是不應該的！』

仁義誤會秀蘭的意思，他以爲秀蘭看不起他，他也羞得紅臉臉說：

『我也知道我不够資格來追求你的，可是，阿蘭！說句對不住你的話，爲了你，我自己願意犧牲我底

秀蘭急忙接下去道：「周！你千萬不要誤會，我不是不慣你底意思，我坦白的告訴你，我不是一個愛處榮的女人，我不喜歡那些坐汽車三輪車的人兒，我那理想的人，是能夠刻苦耐勞的男子！」

「那麼，我不是就是你理想之中的那個人？……」

仁義鼓着勇氣說。秀蘭又用眼睛擱他一下，再低下頭來弄着手裡拿着的野花說：

「周！你底人格我是很尊敬的，尤其是你這幾年來的舉動，我是很好感，尤其最近你又幫我們很多忙；可是，我底年紀還輕，還沒有資格可以和男人談戀愛，所以有許多人寫信給我，連那信也沒有把牠拆開來看，你如果真的愛着我，不是把我當玩物看待，那麼，你就去託人向我的養母講婚事，我是沒有別的意見的。」

仁義聽得手舞足蹈，很喜悅地說：「你真的有這種心對我嗎？那我太高興了！」

她看着仁義那高興得像小孩子的表情，也就把手裡的野花插在他底衣襟上，親切的微笑說：

「不要看錯，後日不要懊悔，我是不懂事的小女孩，正像這一朵野花，你喜歡這朵野花嗎？」說到末了抱齋嬌聲。

仁義嗅了一下野花的香味，心裡更感到溫馨的微笑，握住秀蘭底手說：

「我就喜歡這朵野花，我希望這朵美麗的芬芳的野花，永遠在我底身傍開放。」

她聽了他這幾句話，既乎感到有生以來未曾嘗到的甜蜜，左手被他捏得很緊，這是她第一次接觸了男子，在又喜又驚的情緒之中，輕輕彈着她底心弦，她底心弦被彈得的卜卜的跳動，她不知道要怎樣回答才好，祇用兩隻發光的黑眸子瞪着仁義，又用右手推開他底双手，可是他却乘勢把他底右手也緊緊地捏住了，他也是第一次接觸女性，他底血液在週身很急促地流轉，他沉醉、他興奮地說：

「阿蘭！你同情着我，接受我底要求吧！」

「要求什麼？」

她假裝不知，但也全身發顫，呼吸也很急促地問。仁義放開她底雙手，又把秀鬢擁抱着，她給他這樣緊壓地抱住，心房跳動得幾乎喘不過氣，她斷續地發出異樣的聲音說：

「周！你！你！你要，求什麼？」

他聽到她這甜蜜的聲音，又聞到一股處女濃郁芬芳的呼吸，兩個柔軟的乳峯壓在他底胸前，他也陶醉了一回，他又瘋狂地吻着她白嫩的項頸。一種似驚似喜的矛盾心悱湧上她底心坎，她會用力把他推開，但她又不能自制的倒在他底懷裡，他像也說不出話來，俯下頭去，吻着她底紅得誘人的嘴唇，兩顆青春熱熱的心，陶醉在愛的懷抱之中了，沉迷在大自然的氛圍中，她底手挽住他底頸，兩條長辮直垂到地上。

「你也想蹂躪女性」

他仰頭看看四週無人，想作貪心的要求，手的動作，使她意識到這是罪惡的動作，這不是她應該做的，急忙把他推開站起身來，羞澀地瞪着他，埋怨地叱責他：

「你……你不能把我當作糊塗的女子看待，想不到你也是想蹂躪女性，侮辱女性的男子！」

她羞慚，悲哀地跑去，伏在養祖母的墳墓之上哭泣，仁義看着她這樣情景，急得好像熱鍋裏的螞蟻，走頭無路，他走到她背後，捏着拳頭，他對道這危險的場面，不知要怎樣處理才好，他懊悔自己不該那麼的瘋狂，而竟得罪了她，她底哭泣，好像刀一般的割着他底心臟，他躊躇了一會，又鼓着勇氣，搖着她肩膀，却又被她推開，又低聲的對她說：

「阿蘭……阿蘭！這是我的錯誤，我的不是，請你赦免我，以後我不會再這樣了，請你原諒我還是第一次做錯！」

秀蘭依然嗷嗷地吸泣着，他蹲在他的身旁，表示憐悔地繼續說：

「阿蘭！你不要哭吧，我當天立誓，下次我若再這樣，甘願給……」

她突然抬起頭來，望着他說：「不許你再說下去了！」

仁義又轉爲愉快地用手巾拭着秀蘭的淚痕說：

「阿蘭！我要怎樣感謝你好！」

秀蘭也轉爲微笑的埋怨他說：「下次你再侮辱我，我就打你，你是不應該這樣的。」

「下次再這樣，你就在我底面糊上打一百個！」仁義說着又情不自禁地伸手要再去抱住她。

秀蘭把身子一斜，他抱了一個空，她用指頭指着他的面龐說：

「你的話還沒有說完，你又要無禮！」

「是的，我又錯了，我又做過一次侮辱我的阿蘭，該打，該打！你快打吧！」

他說着把頭伸到秀蘭面前，要讓她來打，可是她祇伸手在仁義的左頰上輕輕打了一下，微笑地吻一下他底右頰，好像小鳥般的跳到墳後面去了。他當時被吻得發呆，再伸手摸一摸面頰，頰上已印上了她底口紅，他追上去，她故意走開，兩人在墳墓周圍追逐着，後來秀蘭的左腳被樹枝絆倒了，樹枝尖柄在她跳着腳趾上，她「嗷呀」一聲叫起來，他駭了一跳看她底腳趾已流出血珠，急忙用他底手帕替她揩血，又埋怨她說：

「這都是你自己不好，弄得流血了！」

她伸直着左腳，雙手托在地上，微笑着讓他輕輕地擦着她底傷痕，含情脈脈的黑眸子發射出光芒，仁義又覺得心旌搖撼。

「周！你真的愛我嗎？」

秀蘭突然向仁義發問，他拍頭答：

『我可以當天立誓，我已經愛你三年了！』

『假如我這條腳絆斷了，給醫師黏掉了，你還愛我嗎？』

『就是你祇剩了一腳一手，我也是愛你的！』

『真的嗎？』秀蘭斜着頭問。

『真的，我可以當天立誓！』仁義三句話聽不了「立誓」。

她仰頭望着天上的行雲，若有所思的自語：『我看過三個不相識的人給我的信，他們都說愛我的眼睛，假如我的眼睛瞎了，他們應該不會說這句話？』

『阿蘭！假如你的眼睛瞎了，我也一樣的愛着你！』他已經把她底腳趾傷痕用手帕包裹起來。

秀蘭問：『我假如瞎了眼睛，你還愛我嗎？』

『阿蘭！你不要懷疑我，真正的，愛情是沒有階級，不計殘廢，我願意永遠做你底終身伴侶，阿蘭！你相信我吧！』他說得真情流露在每句話裡。

『周！我相信你的，恐怕我底環境，不容許我有這樣自由，你知道的，我是一個養女！』她却深沉地把話題轉入另一個天地。

『阿蘭！養女也是一個人呢！』他找到這一句合式而含蓄的答語。

『她雖也是一個人，可是她底命運是有差別的。所以我對我底前途是很悲歎的！』秀蘭更深沉地說着又低下頭去。

『阿蘭！我明白你底處境。你如果肯接受我的要求，我就託人向你底養母去求婚。』她不想再說下去，使大家傷感。

他們又並肩坐在地上，秀蘭底頭斜靠在仁義的肩上：

『好，你就託人去試試吧！』

『你底養母對我很好，我們的事，她應該會贊成的。』仁義內心慶幸自己過去曾對她底養母，獻過多次的殷勤。

『我也希望這樣！』她慢吞吞的說，却是殷切的希望着。

『像今天她答應我陪你來這裏，就是相信我的表示。』他更從好處思索，拿這句來使她安心。

『可是你不要太樂觀！』秀蘭停了一會又說：『你什麼時候要叫人去說婚呢？』

『今天回家就去托人說婚。』仁義又轉換口氣說：『假如你的養母不肯的話，你要怎樣呢？』

『看你要怎樣我就怎樣，反正我是愛着你的，可是我覺得我們底前途，不會像我們想，那樣單純！』仁義聽了這些話的感應，不但不引為憂慮，反而欽佩她底見解很週到。

『你放心，我會想辦法的！』她相信他一定有辦法。

牧童唱着「黑狗娶黑貓」

他們忘記了時間，儘是談着，不覺太陽已經下山，牧童樵夫都要回家去了，經過他們底面前，多用好奇的眼光注視着，頭皮的牧童騎在牛背之上，吹着口笛，高聲唱着『黑狗娶黑貓』，也有故意唱着：

『黑貓穿裙無穿褲，

黑狗穿褲格拖土。』（褲子邊尾拖著地）

秀蘭聽了這兩首歌謠，兩頰泛紅地站了起來，向仁義說道：

『天快晚了，我們回去吧！』

『好，我們就回去！』

他們又在祖母底墓前鞠躬行禮，並肩下山，沿途又聽着牧童的歡笑鼓掌，秀蘭低聲對他說：

『那些牧童好像不曾見過女人，那樣的「青奇」（發痴的意思），笑死人！』

『不要理會他們吧！』

他們愉快地下山，仍舊乘公共汽車回來，仁義送秀蘭到烟攤，阿金看他們回來了，馬上叫月鳳替她看香香烟攤，陪着他們回到家裏，更親切的招待着仁義，端一杯熱茶送到他面前說：

『周！今天真多謝！』

『阿興！你不要客氣！』他接過茶杯說。

阿金忙向秀蘭道：『阿蘭！你陪陪周，我已準備好飯菜了，留他隨便吃晚飯吧。』他感到非常的幸運又窩心。

『阿興！你不要客氣，我們是自己人！』他說出這幾句，看着阿金也是同感，更覺得幸運窩心。

阿金走進廚房去，他看濟阿金爲着請他吃晚飯的這種親切的態度，心裡甜蜜的想，他和秀蘭的事，大概是不成問題吧，但他又感到有點難爲情似的，向秀蘭微笑說：

『阿蘭！我還是回去吧，我感覺很不好意思！』

秀蘭也紅着脸，忸怩地看一下仁義說：

『你不要去啦，阿母已經準備好了，吃過飯再回去，沒有關係的。』

阿金在廚房裏聽到他們的對話，以爲仁義要回去，急忙地走出來，挽留仁義說：

『周！你若要回去，就是棄嫌我，我們已經處得這樣熟了！』

仁義更是感覺幸運窩心地坐下來，一會兒，阿金已把茶肴擺得滿桌。

十兩黃金做「開彩」禮

仁義給阿金勸喝了幾杯酒，喝得面紅有些醉意的回到自己底家裏，躺在床上，他看着天花板，好像在旋轉，他又想到這一天的經過，覺得三年來苦心的追求着秀蘭，今天已經達到了目的，所以驕傲着自己的勝利，他滿懷的開心，走入甘甜的睡鄉。

秀蘭送齊仁養回去以後，幫着養母洗滌碗筷，整理頭髮，略敷些脂粉，便到香烟攤上坐着看報，掉換月風回去吃飯，她也在回想着今天的運逢，她底腦子裏默默地祈禱，希望養祖母庇佑她和仁義的成功，養母答應成全他們！

秀蘭正在想得入神的時候，突然一輛汽車停在她的面前了，車門一開，走出來的却是榮宗嫂，她向車廂裏一個又肥又胖的男子打招呼後，車便開走了，那男子還從車窗探首看一看秀蘭。

榮宗嫂是阿金的老朋友，她身體也是肥胖，穿着一件淺藍印度綢短袖旗袍，年紀已經四十多歲了，臉上還抹着兩團胭脂，胸前懸着一鍊金項鍊，大約有五兩來重，她胖得好像中段藕節的手臂，戴着一隻金手鐲，一隻金手錶，手裏拿着一個淺藍色的玻璃皮包，她搖動着身子，好似滿身金碧輝煌，走到秀蘭面前，笑容滿面的說：

「阿蘭！你底阿母在家嗎？」

秀蘭抬頭迎接她答：「唔！榮宗嫂！你到那裏去？我底阿母在家樓。」

「我去找她說幾句話。」榮宗嫂笑嘻嘻的說着，再看一看秀蘭，欣羨似的接下去說：「噯呀！阿蘭幾天不見，已長得這樣大，這樣美麗了，阿金真好命！」

榮宗嫂說罷又搖動身子，走了到秀蘭底家裏去。

她登上第一級扶梯，便高聲叫：

『阿金！阿金！』

阿金在房裏換衣服，聽着榮宗嫂的叫聲，連忙走出房門，且行且扣着鈕扣，一見榮宗嫂，便很熱烈地笑迎上去說：

『嗶呀！榮宗嫂！什麼風吹你來的呀？請坐吧！』

榮宗嫂也不客氣地坐在椅上，她笑得裂開了潤大的嘴，一排金牙齒在電燈下面發光，她高興地說道：

『我坐着嗶嗶叫的來的。』

『什麼嗶嗶叫的？』阿金笑着問：『隨手選上一枝「新樂園」香烟。』

榮宗嫂搖搖手，便打開玻璃皮包，拿出一個金色烟盒和打火機，抽出一枝金頭香烟給阿金，又替阿金用打火機點火，自己也抽一支，她抽了幾口，微笑着說：

『我坐着亮光光的「烏頭仔車」來的。』

阿金把新樂園香烟放在桌上，又慚愧又艷羨地說：

『嗶呀！榮宗嫂！你真好命！有樓仔厝（洋樓），有自動車（汽車），滿身金光光，吸的金頭香烟，又吃得這樣頹相、肥胖），什麼人也比不上你！』

『嗶呀！阿金！你不要講這種話，自動車是一個上海人借我坐來的！』榮宗嫂說。

阿金又去端杯茶給她，對她說：『唔！你底阿珠、阿秀都真乖，她們所交際的都是外省人客。』

『嗶呀！阿金！我們是靠吃這碗飯的，不這樣怎麼能生活？』榮宗嫂表示出得意的姿態說着，呷了一口茶，又說：『阿珠已經不去出動了，她給一家大公司的總經理包了。』

『那你一個月可以多出很多錢了？』阿金問。

榮宗嫂道：「錢倒不多，他包阿珠的那一天，就拿兩根金條給我。」

「兩根金條？」阿金心理非常羨慕地問。

榮宗嫂用手比一比說：「是的，這麼長的兩條，他們說十兩庄的港條，我也不懂，我祇知道是黃金，就把它收藏起來了。」

「一條就是十兩，二條是有二十兩了？」阿金發訝地問。心裡又在計算二十兩金子值多少錢。

榮宗嫂以為她不相信，又鄭重地對她說：「真的，二十兩，你不相信，就到我家裏去看看。」

「唔！你真好命！」阿金思索了一會，又問：「阿秀呢？」

榮宗嫂答：「阿秀出嫁了！」

「什麼時候出嫁？」阿金問。

榮宗嫂更愉快的答：「一個月前，阿秀嫁給袁經理做第三了！」

「做第三？」阿金驚愕地問。

榮宗嫂把吸成半截的香烟屑丟在地上，答：「他們叫三姨太太！」

「唔！聘金應該很多吧？」阿金又問。

榮宗嫂道：「不多，是阿秀在酒家和他「相意愛」（戀愛）的，他買一座洋樓和三十兩黃金給我，我祇

是實收他這些。」

「這樣已經很好了？」阿金說。

榮宗嫂又抽一根香烟，噓口氣道：「吓！阿金！阿媳婦（養女）是馬馬虎虎的，阿秀今年才十八歲，祇

給我出勸當了兩年女招待，給人家包了一年，便不跟我同心，早就要求出嫁了，假如她再出勸一兩年，我何止那一座洋樓，三十兩黃金呢！」

『這樣也可以了！』阿金脫脣又沉思了一會問：『阿梅不是長得很高了嗎？』

榮宗嫂笑道：『阿梅已經給人家「開彩」了。』

阿金奇疑的問：『今年幾歲？』

『十五歲了！』榮宗嫂高興地說。

『十五歲？就……』

榮宗嫂打斷阿金的話說：『噯！別老是談我底事，我們來說正經話。』

阿金問道：『呀！我倒忘記了，榮宗嫂你有什么事來找我？』

榮宗嫂笑道：『我今夜是來向你賀喜的。』

『我有什么喜可賀呢？』阿金問。

榮宗嫂靠近阿金身邊問：『阿蘭今年幾歲了？』

『十七歲了，吓！不中用呢，不像你那三個媳婦的會賺錢！』阿金嘆口氣說。

榮宗嫂低聲道：『我今夜是受人拜託，要來替你賺錢的，有個開金舖的頭家（老板），他天天向阿蘭買香烟，也很愛阿蘭，他今夜和朋友到我家裏喝酒，他說起阿蘭的美麗，並向他的朋友說，他很想玩玩阿蘭，我便笑着問他可能拿出多少錢？他痛快地說，如果嫁給他做第二，黃金五十兩；若不能嫁，玩一次，黃金十兩。我便告訴他，我和你認識，他就很高興地拜託我，今天特地用汽車送我到你這裏來，阿金！阿蘭在那裏買香烟，一天可以賺多少錢，阿蘭聽說人氣很好，你爲什麼不讓她到酒家去？』

『吓！阿蘭不像你的阿珠阿梅那樣的聽話！』阿金嘆口氣說。

榮宗嫂道：『不聽話就打，阿梅起初也和我反對了幾次，但是我打了幾次，她就很乖地聽話了！呀！我們辛辛苦苦從小把媳婦人，目的就是要把她賺幾個錢！』

阿金沉思了一會，想不說，但又說出來：『榮宗嫂！不瞞你說，阿蘭的人氣，實在比高等藝旦還好，有許多不相識的人送給她的金戒指、衣料、玻璃絲襪、外國的化粧品，可是阿蘭這個小姑娘，她什麼也不用，這些東西都原封不動地放在家裏。』

『呀！阿蘭脾氣怎會這樣乖嗎？』榮宗嫂搖着頭說。

阿金接連說：『是的，她喜歡一隻金戒指，人家送給她的，她不要，她自己拿錢面金舖去買，那家金舖的老板也對她很好，要送給她一隻寶石戒指，價值四百元，她不肯受，就算她一百元；脾氣真怪！』

『人家對她這樣好，有沒有人要陪她去遊玩呢？』榮宗嫂問。

阿金道：『有許多客人要請她到北投去，她都不肯，祇有幾次陪朋友去看電影，但都很早的就自己回家了！』

『唔！那嗎！今夜你的意思怎麼樣？』榮宗嫂又接抽一枝香煙問。

阿金不加思索地回答：『你的意思我知道，但要問問阿蘭要不要。』

『呀呀！你真老實，你要問她，她自然會不肯的，我想還是先聽十兩黃金再說。』榮宗嫂很有把握地說。

阿金莫明其妙地說道：『要怎樣聽呢？』

『你就把阿蘭給他「開彩」！』榮宗嫂很快地說。

阿金驚愕問道：『給誰開彩？』

『金舖老板楊揚先生，楊先生是個好人呀，今夜我坐他底汽車來，他願付黃金十兩做阿蘭的「開彩」禮！』榮宗嫂重複地再說一遍。

阿金嘆口氣說：『恐怕她不會肯的！』

『阿金！我們要想方法，給她無法反對！』榮宗嫂用眼角瞟一下阿金。

阿金呆住了，問：『要用什麼方法？』

榮宗嫂伏在阿金的耳邊，喃喃地說了許久，阿金連連點頭，最後榮宗嫂又使用眼色說：

『我不相信天下有這麼正氣的女子！阿金！你想好不好？』

阿金沈思了好久，她覺得榮宗嫂的話也有道理，這個年頭，有了錢什麼事都可以辦到，反正秀蘭也不是親生的女兒，先在她身上撈一筆錢再說，於是她決意地說：

『榮宗嫂，價錢是不是十兩？』

『當然啦，楊先生親口對我說的。』

榮宗嫂歪着頭說，阿金聽她的話又說：

『那末，這件事就拜託你了，可是，你不要對外人說，給外人知道了不好意思。』

『自然的，你不用交代，我們是老姊妹，你底事就是我底事，這個年頭，誰不想弄幾條黃金放在身邊？』

阿金聽榮宗嫂這樣說，就給花言巧語迷惑了，他又嘆一口氣道『吓！榮宗嫂！我們是老朋，我們的家底，你全知道。阿蘭的爸，一生沒有賺過錢，這個家庭，全靠我一個人，女當男用，每天都是辛苦過日子，幸得光復以來，阿蘭在賣香烟，賺些錢也祇够家用，這一次阿蘭的祖母死掉，又再欠了債，我在每日煩惱，叫阿蘭出社會去，她又不肯，我想得不到要領，幸好今天你來指點，那這件事就全拜託你了。』

『不要說拜託，我一定給你辦成功。』榮宗嫂說到這裏，看一看手錶，又道：『時間不早了，我要失禮了！』

『不再坐一下嗎？』

『不坐了，我明天答覆你的好消息。』

榮宗嫂和阿金同時站起身來，阿金送榮宗嫂到秀蘭的香烟攤旁，榮宗嫂又對秀蘭讚美了一番，便坐落三輪車回去了。

不敢把「黃金夢」說出來

南京西路的夜市停歇了，汽車的聲音也稀少了，夜已恢復了它的沉寂，只有盲目的按摩女吹着如泣如訴的笛聲，斷續地在衛心小巷悲鳴！

阿金躺在床上，想着榮宗嫂方才的一席話，覺得很有道理，她想着，在微微地笑！

嘩的一聲，一輛光亮的汽車停在她底門口，阿金從窗口探頭一看，秀蘭穿着美麗的旗袍、高跟鞋，胸前一條金項鍊、金花，手上的金手鐲、金手錶，滿身金光四射地歡笑下車，後面跟着二位方頭大耳滿身肥肉的男子，秀蘭愉快地向她招手道：

『阿母！快給我開門吧！』

阿金連忙三步做兩步的走下樓來迎接。

『楊先生！這是我底阿母！』

秀蘭替阿金和那胖男子介紹，阿金行了一個日本禮，歡笑道：

『楊先生請上樓喝杯茶吧！』

秀蘭把頭竄在楊先生的胸前，嫵媚地說道：『楊先生今天特地要來陪我的。』

阿金恭恭敬敬地招待楊先生上樓，秀蘭請楊先生到她一間佈置齊新式傢具的臥房，陪楊先生躺在床上，好像小鳥般的偎倚在楊先生的身邊，阿金端一杯熱茶走進去，看齊這個場面，她連忙把腳縮回，站在房門口

偷看，她喜悅地想，阿蘭也學會了這一套；她喜從布門簾縫裏偷看，秀蘭給楊先生抱住了，她好像小孩一般的向楊先生撒嬌，兩隻手在楊先生的衣袋搜索，搜出一疊鈔票。

『這，給我買個金手錶。』秀蘭用着迷人的雙眼瞞着楊先生，低聲的說。

楊先生哈哈笑道：『好！你拿去吧。』

秀蘭爬了起來，拿着玻璃皮包，把鈔票放在皮包裏，走出來，看着阿金，她羞紅着脸道：

『阿母！你在偷看，我不要啦！』

『沒有，阿母沒有偷看你，阿母剛到這裏。』阿母慈祥地伏在秀蘭的耳邊微笑說。

秀蘭嚇一下阿金，活潑得像小鳥兒飛到阿金房裏，阿金跟她到房裏來，秀蘭打開玻璃皮包，取出一條金光四射的黃金，遞在阿金手裏，抿着嘴說：

『這條是楊先生昨夜給我的，你拿去。』

阿金接在手裏，笑得閉不攏眼皮，抱着秀蘭心肝寶貝地叫着，秀蘭轉身走出去，阿金從床頭拿出一隻小皮箱，把皮箱打開了，箱裏已滿滿盛着金條，她把手裡的一條又放進去時，突然聽到秀蘭在房門外一聲叫喊，她急忙放下了皮箱，走出房門，秀蘭從扶梯跑到樓下去了，滿身血跡，她驚得連聲喊着：

『救人呀！救人呀！……阿蘭，阿蘭！』

秀蘭和月鳳在睡夢中聽着阿金的叫喊，驚醒過來，也來不及穿衣服，兩姊妹赤着腳走進阿金底房裏，阿金還不斷叫喊，兩姊妹捏住她的手，叫道：

『阿母！阿母！怎樣啦！』

阿金聽她們的聲音，睜開眼睛一看，秀蘭好好地站在面前，房間裏一切如舊，原來剛才的情景，是兩姊妹，但她已嚇得滿身是汗了，她不敢把夢境告訴秀蘭姊妹，看看壁上的自鳴鐘，已是四點一刻。

『阿母！剛才你怎麼呢？』月鳳爬上床去，拉着母親的手說：

母親喘着氣伴笑道：『沒有什麼，做了一個惡夢，不要緊，你們回去睡覺！』

『我聽着阿母的叫喊，以為有什麼事，嚇得也來不及穿鞋就走來，好，月鳳，讓阿母休息吧，我們出去』

秀蘭說吧，便和月鳳再回到自己底房裏去。

阿金看着她姊姊去以後，她的心頭跳得很利害，回想夢中的情景，她默默地又在秀蘭身上憧憬着一個金碧輝煌的遠景，她覺得不久的將來，會有像榮宗嫂那樣富貴的一天，她又微笑漸漸走入睡鄉了。

阿金一覺醒來，已經日上三竿，她拿着牙刷刷牙粉，要到廚房漱口，秀蘭已在炊早飯了。阿金一面漱口一面注視她，她覺得秀蘭這個身材，這個臉容，真怪那些男子們在她的身上打算，祇是這個小姑娘不會應付，不會享受，假如換個別人像她這樣『好人氣』，利用男子的心理，不管張三李四，生疏熟識，來者當收，去者不留，現在至少也有些積蓄了，可是她却不要氣，她想到這裏，停住了漱口，咬着牙關，在心裏決定要學那榮宗嫂的手段幹去。

忍耐兩年再來做贅婿

秀蘭還不知道養母已在她底身上作着可怕的計劃，要利用她底青春，拍賣底色相，她照例吃過早飯以後便拿着香烟去擺香烟攤做生意。

仁義已站在『李仔脚』等候她了，他替她擺香烟，她詫異地問：

『周！你這麼早，來做什麼？』

仁義低聲說道：『阿蘭！我昨夜去找阿英，把我們的事告訴她，請她替我向你底阿母求婚，她非常歡喜今天要來找你的阿母。』

『唔！今天就要來了？』

秀蘭兩頰泛紅地向仁義低聲問。仁義接下去說：

『你想怎樣？會不會太早？』

秀蘭默默地思索了一會道：『好，你就試試看！』

仁義正想開口再說幾句，他抬頭看着阿金來了，不好意思地向阿金打招呼：

『阿興嬌！你早呀！』

『嗶呀！周！你也早呀，今天沒有去賣鷄鴨嗎？……』阿金微笑問。

『今天沒有鷄鴨賣，要到三重埔去找朋友。』仁義說着看一下手錶道：『阿興嬌你請！』

『不坐一坐嗎？』

阿金親切地問，仁義跳上腳踏車告辭走了。阿金目送仁義的背影，轉頭向秀蘭說道：

『阿蘭！你已經十七歲了，不要再這樣和仁義天天說笑，會給人家講話的，以後他再來，你不要和他那樣親蜜，這個人我近來覺得很靠不住。』

阿金這些話是秀蘭從來沒有聽過的，她突然聽到這幾句話，好像一盆冷水在她的頭上澆下，她愕然地僵下頭，找不出回答的話。

『阿蘭！你是很乖，很聽話的，阿母的話你應該明白吧。』

阿金再這樣說，便到隔壁糖果店買東西回家去。秀蘭悶悶地在研究阿金說這些話的用意，她想着：養母既不讓我和仁義談話，爲什麼要讓仁義和我到觀音山看墓？而且過去對仁義的態度很親切，怎會突然改變得這樣快？她正在想不出養母的心理的時候，阿英笑嘻嘻地走到她的香烟攤前，對她道：

『阿蘭！生意好嗎？』

秀蘭正在幻想，猛地抬起頭來，見是阿英，心房卜卜的跳，鎮定一下精神，微笑答道：

『阿英官！你早呀！』

阿英向四周打量了一下；在秀蘭的耳邊輕輕的說：『今天特地爲你們的事來，你阿母在不在家？』

秀蘭紅臉道：『在家的，你去找她吧！』

『阿蘭！你放心，這事包便你們成功，但是那時候你們不要忘記了我！』

阿英笑嘻嘻地拍一下秀蘭的肩膀，便搖身向阿金底家裡去。但是秀蘭看着地底影子，起了一陣昏花，心裡又怪自己，爲什麼不告訴她，緩幾時再去找養母說好。

阿英受人之託，抱着滿腔熱情到阿金的家裡，阿金在廳裏坐着迎接她，阿英爲人爽快，開門見山的向阿金道：

『阿金官！我今天來向你賀喜。』

『賀什麼喜？』阿金詫異地問。阿英接着坦白地說：

『我要做個現成媒人，聽說阿蘭有意思和賣雞的周仁義「相意愛」，這事情你也知道，因爲仁義說你很愛護他，今天他託我來做媒，問你要多少聘金，吃多少禮餅，請你對我說，我好轉告周仁義。』

『你說的是那個姓周賣雞的嗎？』阿金慢吞吞地說。

阿英愉快的答道：『是的，你們是相識的，本來是不必用媒人，但是這種婚姻的事，當面講聘金禮餅，有些不好意思，所以周仁義託我來做個「媒人」，阿金官！周仁義這個孩子倒很會賺錢，家裏只有一個老弟，一個妹妹，你們配親戚，也是很合適的。』

阿金對於阿英這套媒人話，全不感興趣，她反問阿英說：

『誰說阿蘭和賣雞的「相意愛」？』

『那是周仁義向我說，可是，阿金官！他們年青人做事，不讓大人知道的，好在周仁義這個人很靠得住，你就想想看吧。』

阿英說了，空氣沉寂了一面，阿金才接着說：

『阿英官！這是周仁義的誤會。對阿蘭有意思的男子很多，阿英官還是你也知道的，阿蘭的性情又那樣孤僻，不懂得交際，總對任何人都是一樣的態度，不會特別對周要好，因為周是天天去找她，陪她賣香烟，所以他誤會了，但是這也不要緊的，女兒養大是該出嫁的；然而阿英官你是知道的，阿蘭才十七歲呢。而且家裏沒有哥哥、弟弟，她底祖母臨終的時候，曾經交代要給阿蘭招贅婿，禮按翁家底香火，周仁義若是願意，請他再等兩三年，來給阿蘭做發婿，請阿英官把我這個意思婉轉的告訴他。』

阿英聽到這一大篇話，把先前的熱烈的情緒，被這番話打碎得完全消失了，她知道阿金說話的利害，便馬上站起來告辭道：

『好，我將你這意思去告訴周仁義，今天打擾了！』

『不啦！不再坐一會嗎？』

阿金還沒說完，阿英已走下扶梯來了。

阿英第一次做媒就碰回釘子，她心裡說不出的難過，一直走回家去，周仁義已經等着她了，他一見她回來了，很着急的問她：

『阿英官！勞煩你了！怎麼樣？怎麼樣？』

阿英一肚子悶氣正要發出來，看見他便責備着說：

『你們少年人做事，都是好像遺土塔，阿金對你也沒有好印象，她要你再等兩三年去給阿蘭招贅！』

仁義聽着，又羞又氣，憤憤地說：『怎麼會這樣呢？那麼，阿蘭怎樣說呢？』

『阿蘭見着阿金，好像老鼠碰見花貓，她還敢說什麼，我想你還是不要再想她吧，世間女人很多，你不要這樣痴情。』

阿英邊談邊把外衣脫掉，進到裏面去換上一套花布旗袍，仁義覺得多說無益，便告辭回去了。

秀蘭也很快從仁義嘴裏知道阿金不肯答應她和仁義的婚事，並且接着又遭受阿金底一番教訓，禁止她和仁義往來，於是她底自由便受到限制，同時她也覺得養母既不答應，就該使仁義斷念，免得影響人家的前途，所以她想把他的忘掉，想讓他对她懷疑。

仁義受到這個刺激，又時常受到秀蘭的奚落，精神極度的痛苦，他不相信秀蘭是沒有定性的女人。這一天他吃過午飯以後，又騎着腳踏車到秀蘭的香烟攤來，這時恰巧有個叫做劉俊明的西裝青年，在向秀蘭買香烟，劉俊明拿了香烟和秀蘭開玩笑道：

『阿蘭！昨夜你和誰去看電影？』

秀蘭看着仁義來了，她故意現出惘惘的媚態，雙眼瞟着俊明說：『跟一個女朋友去，劉先生！你說要請我到國際戲院看電影，到現在還不見你實行。』

『對不住，今天晚上去，好嗎？』劉俊明正找不到機會，突然聽到秀蘭這樣表示，信以為真，就這樣肯定的反問。

秀蘭不加思索地答應：『好！今天晚上，可是你要先去買票。』

『我馬上就先去買票。』

俊明高興地說罷，向秀蘭點頭告辭，仁義自送俊明的背影，轉頭向秀蘭問道：『還是什麼人？』

秀蘭想給仁義灰心，便故意冷冷地說：『朋友！』

『這樣相好？』仁義也想刺激她。

秀蘭冷笑道：『當然啦！我們這種女人，祇要人家對我們有好處，我們都歡迎的！』

『唔！原來你是和你底養母同樣的女人？把我玩弄了三年！』他有點火起了。

秀蘭心裏難過，便改換溫柔口吻說：『周！你不要見怪，不要誤解！你不要爲了一個女人而自暴自棄，你要好好地爲你底前途去奮鬥！』

『哼！你還會說話，好，再見！』

仁義憤憤地說完，便跳上腳踏車走了，秀蘭知道他底心一定很難過的，但是覺得也沒有法子使他勿難過。

新公園裡吃醋打情敵

霓虹燈已在街頭閃耀了，臺北市在五光十色的電燈輝煌之下，汽車像穿梭般的馳來駛去，這個繁華都市，尤其是電影之街的西門一帶，更是車水馬龍，行人擁擠，俊明擠入人羣之中在國際戲院買得兩張戲票，匆匆地又坐三輪車到秀蘭的香烟攤上，看不見秀蘭了，月鳳告訴他說秀蘭回家去，俊明已到過她家裏一次，他又跳上三輪車到秀蘭家裏去，秀蘭正在聽阿金的調話。俊明走上扶梯，看將秀蘭就叫道：

『阿蘭！鏡架買來了，走吧？』

秀蘭看着阿金，默然不答，阿金問：

『劉先生！要到那裏去？』阿金微笑問。

俊明說道：『阿金官！失禮！我要約阿蘭去看電影，順便想買些東西送給阿蘭。』

『唔！阿蘭！和人家約好，還呆什麼，去吧，不要回却了人家的好意。』阿金親暱地說。

『阿蘭！你底阿母答應你和我同去看電影，時間不早了，走吧！』俊明勇氣十足地向秀蘭說。

秀蘭聽着阿金催促她，便弄假成真的略施脂粉，穿件旗袍，和俊明同乘三輪車到西寧南路國際戲院看電影，秀蘭並坐在俊明身旁，看着俊明體格結實，兩頰好像女人數脂般的紅暈，一陣一陣的男性獨具的氣息，斷續地吹送到她的鼻孔中，她覺得俊明的態度大方，並不輕浮，是個標準的男性，她的心裏也很尊敬他。

「阿蘭！你常到「國際」來看電影嗎？」俊明抽着一枝香煙問。

在黑暗中秀蘭看着俊明灰黑的面容答：

「我因為做香煙生意沒有空閑，祇來過兩三次。」

「唔！你天天沒有空閑，實在太辛苦了，有時應該出來娛樂才對。」俊明說。

秀蘭笑道：「誰不想快樂呢？這要看她底命運的。」

「我很同情你的環境，今後我有機會，將使你調節生活。」

他們一面看電影一面談話，到了戲完後，俊明帶秀蘭到咖啡館去喝咖啡，又帶她到衡陽路溜躑，他買了一件衣料和一双皮鞋送給她，他們又並肩走進臺北公園博物館附近的路上散步談話，秀蘭低聲說：

「劉先生！今夜給你用這麼多錢，很感謝！」

「別客氣，阿蘭！這幾年來，你不分寒暑晴雨，不分日夜在那香烟攤上過日子，生活不是很單調嗎？」

俊明關切地問。

秀蘭嘆口氣道：「那有什麼辦法？生成是這種命運！」

「我想你應該改換環境才好，這樣太枯燥了！」俊明說。

秀蘭答：「要怎樣改換呢？我是一個女人！」

「女人的環境才容易改變，尤其是你要改變環境，最容易！……」

俊明說到這裏，突然一個黑影竄近他的身旁，大聲喝道：

『你太高興了，媽的！』

接着一道白光向俊明身上飛來，俊明把身子一幌，背上被擊了一下，俊明哀叫一聲，黑影竄走了，秀蘭認得那黑影是仁義，在暗淡的路燈的光芒之下，她戰慄地走近俊明身邊問道：

『怎麼樣？』

『我被擊傷了，你叫一輛三輪車送我到醫院去吧！』俊明皺着眉頭向秀蘭說。

秀蘭連忙叫三輪車和俊明坐着同到醫院去，却不是刀傷，是被鐵棍打傷了，幸虧不中要害，敷了些藥，又和秀蘭坐三輪車回去，已是深夜三點多鐘了，俊明在路上問秀蘭可曾看過兇徒的面容麼，他要向警察局報告，秀蘭知道是仁義爲了和他吃醋打了俊明的，她勸他不要報告；俊明也就算了，送秀蘭回到家門口，便自己回去了。

阿金看秀蘭深夜還沒有回家，心裏正在疑惑，她也不敢睡覺，聽着挾梯聲響了，便開着門讓她上樓，秀蘭把衣料皮鞋放在桌上，連連打着呵欠，阿金走上前看看那兩包東西問道：

『這是誰買給你的？』

『劉先生買的。』秀蘭底心卜卜跳着回答。

阿金歡笑着把衣料和皮鞋打開來看，自言自語道：『噫呀！這都是很貴的東西。』突然向秀蘭問：『阿蘭！你和他到那裏去，怎麼這個時候才回來呢？』

『看電影，喝咖啡，剪衣料，買皮鞋，再到公園裡，劉先生被人打傷了！』秀蘭一句一停地答。

阿金驚訝地道：『怎會被人打傷？不是和人家打架？』

『不，是被人暗算的，但是看過醫生，已經沒有什麼要緊了。』

秀蘭說罷，便走進房裏脫衣睡覺，阿金也把衣料皮鞋收進房去。

秀蘭睡在床上，想着今夜仁義的舉動，太不合理了，是流氓的行爲，她想不到仁義會這樣作風，她很同情俊明，她爲這件事一直想到快要黎明，才合眼睡着，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九點鐘了，她走出房門想到廚房去，經過養母的房門口，看見榮宗嫂已在房裏和養母談着，她無心去聽她們的話，梳洗吃飯以後，便還自到香煙攤上去。

一會兒，阿金送榮宗嫂出來了，到了扶梯前面，榮宗嫂叮囑道：

『明天，你要記得。』

『好，你好心，我一定帶她去的。』

阿金說罷，榮宗嫂就走下扶梯來家去。

騙到北投旅社受凌辱

今天，秀蘭已把兩條長辮子剪掉了，把頭髮電得如雲似霧，她穿着一件時式的西裝，脚穿高跟皮鞋，手拿着手皮包，跟着阿金在北投公園漫步，榮宗嫂已經早在那裏徘徊，一見了阿金和秀蘭，親切地把她們母女接到旅社去，她們開了一間『榻榻米』的房間；秀蘭便拿了毛巾肥皂到浴室去洗浴，她在個人浴室門口，碰着王彩雲和一個男子走進隔壁的另一間個人浴室去，彩雲沒有看見她，她自己走進浴室，把浴室門關上，脫掉衣服，浸在溫泉裏，她的浴室和彩雲的浴室只隔一層薄木板，她好奇的偷看隔壁彩雲的動靜，她很覺奇怪，彩雲還未結婚，怎樣陪着男人同浴？突然聽到：

『嘻嘻！你不要這樣！我……』彩雲的聲音。

『你怎樣？』男人的聲音。

『嘻嘻！你又來，我很癢，拜託啦！』

「……」

「你發水，我要發水了。」

「你發吧，我要你……」

「咳！你……」

這些話，一句一句都播進秀蘭的耳裏，她聽得兩頰發燒，她懷疑彩雲怎會做著這種下流的事，一個女人的貞操這樣稀鬆地出賣了，太可惜了！她好奇地隔著木板在竊聽，聲音也沒有了，好像兩人都在睡覺了，她自己又想：養母今天帶她到北投來，不知爲的是什麼事，她想到彩雲這種行爲；自己不覺恐怖起來，心房別別地跳動，好像有什麼不幸的事快來臨了，於是她急急地洗好浴，穿好衣服，回到房裏，桌上已排滿了酒菜。

「洗好了嗎？坐下來吧，阿蘭！」榮宗嫂熱熱招呼。

秀蘭點頭，默默地坐在阿金身旁，阿金笑道：「今天榮宗嫂真客氣請我們。」

「別說請，誰得有這個機會，你們母女到北投，又恰巧相碰，是我們有緣分的。」

榮宗嫂說到這裏，祇見房門一動，一個肥胖的五十多歲男子跨進來，榮宗嫂急忙招待道：

「楊先生！請坐！請坐！」

楊先生哈哈地笑道：「哈哈！榮宗嫂太客氣了，還有什麼朋友嗎？」

「沒有了，我替你介紹，這位阿金官，這位是她底女兒秀蘭，大家都叫她阿蘭！」榮宗嫂向阿金母女介

紹道：「這位楊先生，我底老朋友！」

阿金和秀蘭向他點頭，楊先生很開心地說：

「我時常向阿蘭買香烟。」

阿金笑道：『受你的愛顧，真多謝！』

『沒有關係。』楊先生笑得好像彌勒佛般的坐在秀蘭的對面說。

榮宗嫂拿起酒瓶，給大家端酒，她看着秀蘭羞澀地低下頭，用手弄着衣角，臨機應變地微微笑道：

『阿蘭！楊先生是我底老朋友，也是你的主顧客，大家都是熟人，不要這樣好像新娘子的，現代的青年要活潑交際才成，來，喝一杯吧！』

榮宗嫂一邊談一邊給秀蘭端滿酒，楊先生也乘勢說：

『是啦！來啦！我敬你一杯。』

楊先生舉杯一飲而盡，秀蘭微微抬頭，看一下楊先生，低聲道：

『謝謝！我不會喝酒。』

阿金笑着說：『噯呀！楊先生敬她的酒，她是受不起的，阿蘭！楊先生的好意，你喝一點意思吧！』

『是啦！人家敬我們的酒，是不能不喝。』榮宗嫂也笑着說。

秀蘭紅臉掩頭羞看一下阿金道：『阿母！我不會！』

『喝一點意思就好。』阿金含蓄着另一種意味的說。

秀蘭在三面夾攻之下，只好喝了一口，楊先生更高興得哈哈大笑。

瓶打色鬼頭破血流

酒過數巡，楊先生底面色已紅得好像關公，秀蘭勉強再喝了幾口，兩頰也微微發熱，紅得好像蘋果，榮宗嫂和阿金也面紅耳赤了，阿金突然向秀蘭道：

『阿蘭！你坐一坐，陪陪楊先生和榮宗嫂，我去洗個浴。』

秀蘭不說話點點頭，阿金便拿着毛巾肥皂向楊先生和榮宗嫂道失禮，便出去了。不一會，榮宗嫂也藉故離座，祇剩秀蘭和楊先生相對而坐，秀蘭心裏跳動得很利害，楊先生醉眼紅紅地底盯着她，她非常駭怕，她簡直不能再安心地坐下去，但是又覺得走開也不是，不走開也不是。

『阿蘭！你真漂亮，誰看見你都會着了迷，你給我親個嘴。』

楊先生且說且靠近秀蘭底身旁，秀蘭嚇得退後幾步，驚惶地說道：

『楊先生！你醉了！』

『對，我醉了，我給你迷醉了！』

楊先生說着很快的伸出兩隻手臂，好像捉小鳥般的把秀蘭抱到懷裏，在秀蘭的臉上狂吻，秀蘭當初不知道他竟會這樣，嚇得周身發抖，淚珠一顆一顆地滾下來，用力掙扎，悸動的手推開楊先生底頭，喘着氣哀求道：

『楊先生！你，你不要這樣！』

『沒有關係，逢場作戲，天下男女都喜歡這樣的！』

楊先生嘻笑地把秀蘭抱得更緊，秀蘭擠出所有力氣在掙扎，香汗和淚珠多出來了，她想擺脫眼前的難關，她雖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她懂得女子的貞操是很寶貴的，同時她明白今天養母帶她到這裏的意思了，她覺得呼喊也沒有人會來拯救的，可是她無力掙扎了，她滿面淚痕，像一朵帶雨梨花似的在楊先生底懷抱裡，急促地喘着氣道：

『楊先生……你，你同情我吧……我，我不能這樣做的！請你同情我……』

楊先生老是不放鬆他的巨手，秀蘭被攥得透不過氣來。

『楊先生！你是個紳士，你，你做做好人吧！同情我！……』

楊先生好像發狂一般，全不理睬這隻小羔羊的哀鳴，他想進一步把她放進口裡吃，完成他的企望，於是

他將秀蘭推倒在『榻榻米』上，在那緊急的關頭，秀蘭爲自衛而反抗了，她伸手在桌上拿起一隻空酒瓶，向楊先生底頭上擲去，力量雖然很少，可是楊先生好像肥豬般倒下去，壓在她底玉腿，她掙脫出來，放下酒瓶，理理蓬鬆的頭髮，突然發現楊先生底頭上流出鮮血來。她驚慌得發抖，瘋狂地推開房門，向外面跑去，她走到山後，才鎮定了緊張的情緒。

太陽已經下山了，秀蘭呆立在淙淙流水的溪畔，溪中的溫泉噴着起濃烟，她看着那濃烟，回想到剛才的情景，她感到自己已闖了大禍，身體受了有生以來的侮辱，又回想到她的家庭環境，悲憤、恐怖的情緒，纏繞在她底腦中，她感到前途是黑暗的，她又痛恨養母的欺侮，誘騙她到這裏來受辱犯罪！她悲哀，她絕望，她想一躍身向溪裏跳下去。

『阿蘭！』

她在暈眩之中聽到有人在叫她，她回頭一看，却是劉俊明，俊明走到她底身邊說：

『阿蘭！你怎麼一個人到這裏來呢？』

秀蘭見到了俊明，很傷心地淚如泉湧，嗚咽得不能說話，俊明看了覺得非常奇異，急切地問她：

『怎麼樣？怎麼你一個人在這裏？』

秀蘭壓制了悲痛，垂頭傷氣地對他說：『劉先生！我沒有什麼，很對不起你。』停了許久許久又添一句：

『你底傷怎樣了？』

『已經好了，沒有關係。』俊明心裡疑惑，但也不好意思追問她怎麼到北投來，所以也悽悽的答，又捏着秀蘭的手說：

『你有什麼事，告訴我吧！』

秀蘭用手巾拭着淚水，慢慢地把剛才的不幸經過告訴俊明，她又嗚咽地訴苦道：

『劉先生！我怎會出生在這個世界呢！我要怎樣才好呢？』

俊明很同情地安慰道：『你不要這樣傷心，事已如此，我們就想對付的辦法。』

『劉先生！像我這樣的人，活着那有什麼價值呢？還不如死了乾淨！』

秀蘭還是很悲傷地問俊明，俊明再勸慰她：

『阿蘭！你不要這樣胡思亂想。天快黑了，你跟我回去吧！』

『我不敢回去，我很怕，警察會來捉我的！』秀蘭很恐怖很緊張地說。

『不會的，我保護你回去，天大的事情我負責。』

俊明再三勸秀蘭，她才舉起蹣跚的步子，戰戰兢兢地和他走下山，他也怕被她擊傷的楊先生去報警，恰巧有一輛營業小汽車停在路旁，他就雇好和秀蘭乘坐開回臺北，先讓秀蘭在他家裏休息，他便走到香烟攤打聽動靜。

楊老頭被擊傷倒在地上，看着秀蘭走出去了，他爬了起來，用手巾拭着頭上流下來的血，這時阿金和榮宗嫂也先後走進來了，看着這個場面，非常驚惶，榮宗嫂急忙替他止血，阿金急得發抖地問：

『楊先生！怎麼樣？』

楊老頭微笑着道：『沒有什麼，撞傷了，不要緊！』

楊老頭底頭只是被打破了一個小洞，因為流出血來怕人，可是他滿不在乎地坐起來。

榮宗嫂見不到秀蘭，詫異地問：『阿蘭怎麼不見了？』

『是的。阿蘭到那裏去了？怎麼不好好陪楊先生？』阿金說着，探頭向外面望望。

楊老頭用手巾紮在頭上，笑着道：『她怕我，她跑出去了！她又給我端酒，失手將酒瓶丟在我的頭上，

她看我流出血，嚇得走出去了！」

『她跑到那裏去了呢？』阿金關切地問。

楊老頭說：『你們到外面去找找吧，我是沒有關係的。』

楊老頭自己認錯，不敢給秀蘭受虧，不敢說出被秀蘭打傷，而說是秀蘭失手擊傷他，也不敢說出和她「脚來手來」的事。阿金急問旅社的下女，下女告訴她秀蘭已經跑出去了，於是阿金丟下楊老頭和宗榮嫂，到外面找尋秀蘭，她找得好久好久，還不見秀蘭底影子，於是她像發瘋一般的搭火車回臺北，又在臺北火車站坐著三輪車回家，先到香烟攤，問問月鳳，知道秀蘭還沒有回來。俊明却巧在那裏，看著阿金那緊張的情緒，故意作出不知情形的向阿金問：

『阿金官！阿蘭到那裏去了？』

阿金看見俊明，好像找到救星一般的，把緊張的情緒緩和了一些，很勉強笑著答：

『劉先生！你在這裏？』

『我要來找阿蘭！』俊明說。

阿金拉著俊明的手道：『劉先生！請你到我家裏，我有話和你商量。』

俊明便跟阿金到她家裏，坐在客廳裏的竹交椅上，阿金先端一杯茶給他，便皺著眉頭說：

『劉先生！這幾個月來我們已經好像自己人一樣，你這樣愛護阿蘭，我也很感謝，可是，劉先生！我不敢瞞你，我今天帶阿蘭去北投看一個人，在吃飯的時候，阿蘭失手將酒瓶打傷了那人的頭，她一時驚慌竟走了，我在北投找不到她，她又沒有回家，劉先生！你來得正好，請你幫我去找阿蘭吧！』

俊明點上一枝香烟問：『失手打傷人，怎樣要逃走呢？那人的傷勢怎樣？』

『傷勢是不緊要的，他也不怪阿蘭，吓！阿蘭這個女孩子，還沒有懂事，什麼都不懂！』阿金嘆一口氣

說。

俊明知道事情並不嚴重，便說：『我可以和你分頭再去找找看。』

『這是我大膽拜託，劉先生要到那裏去找呢？』阿金喜悅地說。

俊明沈思了一會道：『我還是再上北投去，你就在阿蘭時常來往的姊妹伴處找找看。』

『好的！』

她底心由輕鬆轉欣羨

阿金答應了一聲，俊明便走下扶梯，回到家裏，他的妹妹娟娟已很親切地在招待着秀蘭，秀蘭心緒亂糟糟地坐在沙發上，她一看俊明回來，連忙站起來問：

『劉先生！怎麼樣？』

俊明笑臉說：『你阿母已經回來了，那個楊老頭說你是失手將酒瓶打傷他，傷勢輕微不要緊了，她託我到北投去找你，我也假作不知道的請她也到別的地方去找你。』

秀蘭聽了這些話，心頭好像拿掉一塊壓着的石頭，心境輕鬆些，臉露笑容的問：

『劉先生！現在要怎麼辦呢？』

『你不要着急了，我們吃過晚飯再說。』

俊明說完，娟娟也接下說：

『是的，阿蘭！你就在我家裏很簡單的吃晚飯吧，沒有事情了，你可以放心了。』

秀蘭看着他們兄妹這樣誠懇的態度，內心非常感激，她低下頭思索了一會，正要開口時，俊明底母親劉太太笑嘻嘻地走出來了，她向着俊明說：

『俊明！菜已經擺好了，請阿蘭同去吃飯吧！』

娟娟順着口對着秀蘭道：『阿蘭！我很歡喜你，我們一同去吃飯吧。』

秀蘭向着劉太太道聲謝謝，便被俊明兄妹連請帶拖的拉到廳廳去，劉太太很慈祥地隨後也走進來，下女已經替他們端好飯。在吃的時候，劉太太和娟娟親切地替秀蘭拿菜，秀蘭在這溫暖的家庭裏，說不出的愉快，欣羨。

娟娟很天真地問俊明：『哥哥！你怎樣會到北投去救阿蘭？』

俊明笑道：『說來也是很奇怪的，我今天去巡攤看阿蘭，她沒有在，問月鳳，說她和她母親同到北投去了，說是榮宗嫂在請客。我知道榮宗嫂是一個壞女人，不在北投請人吃飯，而到北投去請客，其中極有疑問，於是我就乘車去北投，正在到處追尋阿蘭何在，到處都尋不到，心裡悶得很，所以漫步到山上，想着山上的流泉，想不到發現阿蘭在那裏，而且好像要跳下水去的樣子，我就在她後面叫了一聲，這樣無意之中救了她！』

娟娟拍手說：『這樣是哥哥和阿蘭有緣的，阿母！你看，他們真是很好的一對……』

『娟娟！你別亂講！』俊明不好意思地打斷她那天真的話兒。

秀蘭兩頰泛紅地低下頭來，用眼角偷偷地望一下劉太太，劉太太也停着筷，微微地在笑，娟娟又向她問

『阿母！你看是不是？』

劉太太微笑責備的口吻道：『娟娟！你不要這樣胡鬧，你看，阿蘭和你同年，她這樣沉默恬靜，你還這

『頑皮！』

『阿母！你不知道，哥哥已經和阿蘭戀愛一年了，我也陪他倆去看過電影。』娟娟說着又轉向俊明說：

『哥哥！我把你們底秘密公開了，對不起。』

俊明看一下秀蘭說：『阿蘭！我這個妹妹真沒有辦法！』

阿蘭只是微笑着不說什麼話，她很快的吃完飯，站了起來，娟娟向俊明又做個鬼面，便牽着阿蘭同到客廳，下女已經打好洗面水在等候了。阿蘭在這個充滿了生氣的家庭，真有點倦戀，俊明兄妹留她玩到夜深十二時以後，俊明才和她坐濟三輪車回到她家裏。

「黃金夢」還沒有醒

阿金已在各處找，跑得脚也酸了，還不見秀蘭的影子；她急得一點沒有辦法，便在廳上阿蘭底養祖母靈前焚香祈禱，她虔誠地跪在靈前，請求庇佑。她站了起來，拿起「信杯」要打下去時，恍惚一陣響聲，她轉頭一看，秀蘭和俊明已在她的面前了，她連忙放下「信杯」，秀蘭已走上前，向阿金叫道：

『阿母！……』

她只叫了這一聲，又想到在旗社時的經過，不覺悲從中來，又湧出眼淚來。

『阿蘭！你到那裏去呀？給我找得好苦！』

阿金的眼淚也滾出來了。她轉頭向俊明道：

『劉先生！勞煩你了，你在那裏找到她？』

俊明說道：『這也是一個小劫數，阿蘭不慎打傷了那位楊先生，她看着流血，她看着那怕人的血，嚇得她渾身發抖，她以為闖了大禍，便拼命地奔出旗社，她又想到楊先生乘車和那榮宗親不在的時候，侮辱了她，她悲憤驚惶地要去自殺，她在北投到處禱禱，想找個自殺的地方，我到北投後，就在那偏僻的所在找尋，天已經黑了，來往的人也漸漸稀少了，我已經找得沒有辦法了，在路上慢慢地走着，忽然被我發見那溪邊，好

似有一個黑影在蠕動，我便鼓着勇氣走上去，又聽到一悲痛的哭聲，我就認爲是阿蘭了，再追上兩步，她正要翻身向溪裏跳下去，在這緊急關頭，我就把她攔腰抱住，呀！果然就是她！」

阿金聽到這裏，兩手捏得很緊，向她婆婆的頸前磕頭道：

『這是她的阿媽的庇佑，嗚呀！阿蘭！你怎會這樣呢？你如果真的自殺了，那阿母要怎樣呢？』

秀蘭看一俊明，帶哭帶說：『阿母！楊先生是我把他擊傷的，他無理得很，對我腳來手來，要把我我……不得不這樣做了！……』

阿金驚愕道：『是你打傷他的？』

『是的，爲了我的身體，爲了我這潔白的身體，我寧死也不受辱，所以我拿起酒瓶打他的頭，他暈倒了，血流出來了，我才脫開他的魔掌，逃了出來。想到犯罪了，所以想死，可是碰着劉先生！……』

秀蘭再這樣說着，阿金已連連向俊明稱謝，又告訴阿蘭說楊先生不會追究你，於是這一場風波便平靜下去，可是阿金的肚子裏有話都說不出的苦，但是她底黃金夢却還沒有醒。

秀蘭送俊明下樓來，她因爲一天在恐怖中，精神很覺疲乏了，便上樓到房裏去睡覺了。她睡在被窩裏，在想着過去和現在的一切，有無限的感傷，她想起俊明，又想起仁義，她感到俊明爲她而被仁義打傷，今天又救了她底命，同時把兩人的性格和家庭環境比較一下，俊明勝過仁義，同時想起在俊明家裏吃飯的時候，他底妹妹娟娟那些頑皮的話和劉太太柔和慈祥的態度，她那昏亂的腦海，又浮上一個新的幻想，她想到娟娟底話，如果成了事實，她應該是很幸福的。

在另一張床上的阿金，她目光惘惘地望着天花板，想起今天計劃的失敗，還險些要吃官司，她覺得她底希望未曾幻滅了，她還不灰心，她還要計劃完成她底企望。

她做了「獎券小姐」

牆上掛着日曆，又換兩個了，秀蘭今年已經十九歲，正是豈豔年華的少女，她發育得更健美更秀麗了，兩年來的她，還像飄浮在大海中的一葉扁舟，受盡驚險的風浪，都被她堅忍不拔的意志所克服，而平安地渡過了不長也不短的兩年，這兩年來她和仁義絕交了，但是和俊明的感情，却一年一年的濃厚，而且已經私訂了白頭之約。

一個夏天，島上又吹刮着熱風，秀蘭因為洋烟禁止入口，香烟攤的生意受了影響，阿金又在她身上動腦筋了，要她到公共食堂當服務生，「賣面」不「賣身」，照樣的遭了她底拒絕，她由於幾年來的經驗，她已變得更聰明了，由於她底聰明、窈窕、活潑，又迷惑了許許多多的男子，像蝴蝶戀花的在她的周圍不離地飛舞着，她更冷若冰霜地全不加理睬，她已經有了她的理想和她的人生觀了，多樣的社會，給她受到深刻的教訓，她懂得一個女人應該怎樣做人了。

俊明兩年來時刻都在想改變一下秀蘭的環境，他自己也是悶着無事，看着新聞的愛國獎券行，正如開後春筍般到處開張，他覺得這是改變秀蘭生活環境的好機會，於是他徵得父母和阿金的同意，在延平北路自己的店舖門面，開一家愛國獎券行，由秀蘭負責經營，所以秀蘭由『香烟西施』而又被人譽為『獎券小姐』了，並且由於她那富有的一種吸引力，生意異常的興隆，同時她和俊明又有天天見面的機會，感情的進展更加迅速，已到所謂如膠似漆的程度了。詎料阿金的黃金夢還沒有醒。

他要娶你做「第三」的

兩年來的楊老頭雖然娶了幾個姨太太了，對秀蘭還在寄着單相思，尤其兩年來的秀蘭已是天仙般的美麗

嬌態了，更迷得他六神無主，他又在妄想以高價娶她做「第三」的。

這一天的楊老頭在家裏思念秀蘭，想得悶悶不樂，恰巧榮宗嫂來看他，問他實不賣黃金，他看到這不速之客的光臨，非常歡喜，又把他的意思告訴她，請榮宗嫂盡量給他想辦法，若不成功，勢必魂歸離恨天！

榮宗嫂笑道：「什麼？兩年來你對阿蘭還是念念不忘嗎？」

「不知怎的，她的芳踪老是在我的身上打旋，有一夜，我做了一個夢，夢見阿蘭和我在北投說浴！」

楊老頭說到這裏，榮宗嫂笑着揶揄道：

「你和她在北投鴛鴦戲水嗎？那太好了！」

楊老頭不好意思的說：「是的，她在替我擦背的時候，因為地上太滑，一個倒栽葱，我連頭帶腳扭進浴池去，我在浴盆裡扎起不起來，喝了兩口硫磺水，喊也喊不出口，我用盡「乳母」力，跳出浴盆時，跌着她底玉腿，叫了一聲，一覺醒來，那裏是阿蘭的玉腿，是我老太太的腳，原來是一個夢！」

榮宗嫂微笑道：「這麼可憐！」

「阿蘭這小姑娘真要喪我底老命！」楊老頭苦笑地說，又接着道：「榮宗嫂！你什麼事都會做，爲什麼這個事替我辦了兩年，還沒有一點希望！」

榮宗嫂道：「這要怪你自己的手腳不高明，那我有什麼辦法？」

「榮宗嫂，不要談廢話了，你來得正好，我正要去找你，你再去向阿金說，叫她設法將阿蘭嫁給我，我買一座三層樓給她，另再給她二十兩黃金，並叫她對阿蘭說，她嫁給我以後，一切都不管，只要天天陪我坐汽車到北投，草山，還是看電影，穿綢穿緞，養奴使婢，由她自由，拜託你高抬貴手幫幫忙，救救我底老命！那麼，你的恩情就好似我再生的父母了！」

楊老頭向榮宗嫂鞠躬，拜託她，她笑道：「不要行大禮，我再給你去試試看。」

楊老頭再三拜託之後，榮宗嫂便告辭了。她馬上去找阿金，把這個意思和阿金商量，阿金聽到三層洋樓一座，心又在跳躍了，等到秀蘭從獎券行打樣回家，洗浴吃飯以後，躺在床上了，她笑嘻嘻走進她底房裏問：

『阿蘭！今天生意好嗎？』

『今天很好，一共賣去一百七十張。』秀蘭愉快地在床上答。

『唔！』阿金沉思一會又說：『阿蘭！我們的家庭是很貧苦的，你這樣和阿母親苦的過日子，將來也是吃苦的，阿母很想給你早一天去享福，但是你出嫁之後，家庭生活要靠誰呢？兩年以前被你用酒瓶打傷的楊先生，還要你去當『第三』的，他要買一座三層樓給我，並要給我們二十兩黃金，阿蘭！你是很關切我們底家庭的，你若聽阿母的話，不但你一生可以穿綢穿緞，差奴使婢，享盡享福的日子，而阿母這一世生活，也可安定，你想怎樣？聽阿母的話吧！』

秀蘭在床上用毛氈蓋着下半身，聽阿金這一席話，氣得兩眼含淚，急把毛氈蒙在頭上，一句話也不回答。阿金默默地看着，嘆口氣道：『阿蘭！你總是這樣不體貼阿母，不同情阿母，阿母養育你十九年了，應該替我想才好！』

秀蘭依然不回答，阿金無可奈何的又說：『你想想吧，明天回答我。』

阿金說罷，停了一下便走出去了。

年紀還小等兩年再說

第二天，秀蘭很早就起床，梳洗吃飯以後，也不向阿金說一句話，便到獎券行去，她看俊明也來了，便對他說：

『阿明！又要我去做姨太太了！』

『什麼，到現在他還不死心？』俊明問。

秀蘭傷心地答：『是的，她非把我送進黑暗的深淵裏，是不肯罷休的！阿明，你是不是真的愛我？』

『到了今天，你還要問這句話嗎？』俊明反問她。

秀蘭低下頭來說：『可是你底父母肯不肯讓你和我結婚？』

『我的父母是聽從兒子的，我肯是不成問題的。』俊明極有把握地說。

『那麼！你就託人去向我阿母求婚吧。』秀蘭說着立刻面頰泛紅低聲再說：『假如不快點進行，會發生變故的！』

俊明思索了一會說：『好，明天我就進行，如果你底阿母要錢，我就給她錢。』

秀蘭聽了俊明這些話，內心便安下來了。不料他們請人正在議論婚嫁的時候，同時阿金和榮宗嫂也正討論三層樓和黃金這件事。這一次阿金聽了榮宗嫂的話，要強迫秀蘭嫁給楊老頭，答應楊老頭擇日結婚，秀蘭和俊明却多悶在鼓子裏。

俊明覺得父母同意，託住在阿金隔壁的金豆姆去做媒人，金豆姆是個吃長素的老太婆，做人心地很好，平時喜歡勸人行善，她老人家受到俊明之託，馬上到隔壁去找阿金，金豆姆很婉轉地把她來意告訴阿金，阿金聽着，不加思索地叫金豆姆回答俊明，說阿蘭還小，再等兩年再說，金豆姆知道阿金是故意拒絕，俊明得到這個回答之後，非常氣憤，但他還安撫着秀蘭要慢慢想辦法，秀蘭知道阿金的做人，她感到她和俊明的愛又遭受挫折的悲運，她心裏很難過，也不敢向俊明說起，恐怕刺激了他。

颱風警報在報紙上發表過幾天了，秀蘭的命運也面臨着颶風將至的恐怖。

這一天秀蘭回家吃午飯，阿金爲要實現她底黃金夢，橫了心腸，要強迫秀蘭爲她犧牲，去嫁給比她年長三十二歲的金舖老板楊老頭，所以當她在吃飯的時候，阿金叫她把獎券行的職務辭掉，禁止她不要和俊明來往，一切的作法，和兩年前對那仁義的方式完全一樣，她像碰到了晴天霹靂，幾乎要暈倒。

『吃飯之後，就去辭職』

阿金的態度完全和從前不同了，憤怒而駭厲的說。

秀蘭忍住眼淚答：『要辭也應該等到月底結算之後。』

『今天幾號了？』阿金問。

秀蘭答道：『廿七。』

『只差三天，這三天你把賬結算了就辭職，從今以後，不要和楊先生太親蜜，你是不比別人的。』

阿金說罷，走到廚房去了。秀蘭也放下飯碗便到獎券行來，她想到她底命運，不點伏在桌上啜泣着，俊明從外面回來，看着她她在哭，驚訝地問：

『阿蘭！你怎麼哭了？』

秀蘭恐怕俊明難過，她忍住眼淚，抬起頭來，那微微紅腫的眼睜瞪着他微笑道：

『沒有什麼！阿明！今天國際戲院演什麼電影？』

俊明莫明其妙地拿起報紙看看今天的電影節目，答道『國際戲院演「魂斷藍橋」，是一部文藝片。』

秀蘭笑道：『我們去看吧？』

『好，我們看晚上第一場。』俊明知道秀蘭有了心事，便答應和她去看電影。

颱風警報解除了，俊明和秀蘭在國際戲院看完了電影，由西寧南路漫步到淡水河畔，他們仰頭看着滿天星斗，映在淡水河上，他們坐在河堤上，涼風習習，帶着幾分秋意，秀蘭在深思，睜眼望着閃閃發光的水面。俊明拿起一枝香烟道：

『呀！這裏真涼快，戲院裏在太悶熱了！』

『是！……』秀蘭答着，抬頭望着俊明，悲涼地繼續說道：

『阿明！今夜的電影太悽慘了，說不定我會像「魂斷藍橋」的女人！』

『阿蘭！你不要這樣悲觀，天下是沒有不能解決的事的，目前我們雖然遭遇這個困難，那是我們神聖愛情的過程中應有的一個階段，青年人不受些刺激是不會成功的。』

俊明道一席話，使她的心更難過，她感到身邊這個溫純多情的意中人，不久將被不理解青年男女心情的養母壓迫得就此分手了，自己覺得這次的邂逅，已無法使她解脫了，她把頭靠在俊明的胸前，俊明輕輕把她摟住，她兩眼閃着淚光說：

『阿明！你的話我是明白的，但是我的境遇是和別人不同的，我的前途是很灰黯了，明！我很害怕，今夜說不定就是我們談話最後的一次了！』她伏在他的胸前悲泣着。

俊明擦着她底秀髮道：『你又說道悲觀的話了，我們要鼓起勇氣和環境奮鬥，爭取我們最後的勝利，你今天是不是又受到什麼刺激？』

『明！我的養母已不許我再在獎券行服務了！』

秀蘭悲痛地說，俊明也驚愕地問：

『什麼？不許你在獎券行？』

『是的，她要我馬上辭職，禁止和你往來！明！辭職是可以；要我不見你，我是多麼難過呢！我不願離開你！可是，事實是這樣，我很對不起你，我要怎樣才好！』

秀蘭說着已經嗚咽得說不成聲了，俊明也很難過，想不出安慰的話，他仰頭望着天空，一彎新月正由雲端出來，又被烏雲掩住，冷風陣陣吹動他們的頭髮，他們緊緊地偎倚着，這是他們熱戀三年以來第一次的幽敘，他們的心跳動得很利害，他們直到深夜，才慢慢離開淡水河畔。

基隆港口想毀滅自己

秀蘭捧着悸動的心，回到家裏，又受了阿金一番責罵。問她到那裏去，她坦白的告訴她和俊明去玩，便到房裏伏在床上痛哭着。

第二天，秀蘭底自由便喪失了，阿金不許她離開樓屋一步，把她軟禁起來，她失去了自由，更加焦慮她底前途已臨黑暗，命運也漸漸走近毀滅的深淵，一個六十歲的老魔要佔有了她，她不能把貞潔的身體，犧牲在那老魔的身上，她想自己來毀滅自己，她想使自己毀滅在遙遠的地方，使任何人也不能發見她底遺跡！

第三天，颱風警報又發佈了，她心生一計，她先穿着剛條厚厚的襯褲，綁着剛條褲帶，再穿上白布裙，藍花短衫，腳穿一双舊皮鞋，寫了兩封遺書放在床上之後，她要求阿金讓她到獎券行去結帳，阿金信以為真，於是她離開了家，她一直走到臺北車站，她把身上僅有的錢，買着一張車票，乘火車到了基隆，時間已近黃昏了，風雨陣陣吹刮，她不怕狂風暴雨的摧殘，她冒着風雨走到基隆港口，她站在堤上，想投身海港讓自己底身體給巨浪捲去，捲到汪洋的大海，給養母找不她的屍身，她正要跳下去的時候，四周已經沒有一個人，她底腦海之中，却又浮起俊明的影子，她想到他，不覺又蒙面痛哭，但是又想着他，假如他不和我往來，她又不會如此苦痛。她對人生發生了矛盾的心理：但是一想到他，就有些依戀了；她正在大風雨中躊躇腳。

的時候，一個穿制服的警察走來了，看她單身女子在那裏任風雨吹打，便上前詢問，她一看警察，馬上躍身要跳下，但來不及了，警察把她攔住，她笑得很利害，警察把她保護到派出所，巡佐看她滿身濕淋淋的，便到宿舍去拿着他妻子底衣服，給她掉換，她底情緒紊亂得祇是哭泣，斷續地說出她底身世，派出所把她底口供筆錄以後，叫她有事可以找警察解決，不要想短見，自殺是弱者的行爲。她得到這言語的慰安，深深地感激着警員們，暫時忘記了苦痛，忘記了窗外正被暴風雨襲擊着。

到警察局去領她回來

暴風雨已經很大了，阿金看着秀蘭還沒有回來，她心裡不安，便叫月鳳到去樊琴行叫她，月鳳穿着雨衣到樊琴行，一看秀蘭沒有在那裏，進去問俊明，而且知道也沒有去過。俊明也很着急地跟月鳳到阿金家裏去問，月鳳在秀蘭的床頭發見兩封信，一封給阿母，一封給俊明，打開一看，大家立刻緊張起來，阿金問明信裏寫的是自殺的遺言，她的腦袋漲痛了，一個冰冷的女人底屍體出現在她的面前，她哭了，她且哭且向俊明道：

『劉先生！要怎麼辦呢！』

『現在不是再哭的時候了，要趕快去找她，若找不到活的人，也該找她底屍體回來！』

俊明急得好像失去了珍寶，月鳳也流着淚說：

『風雨這麼大，天又快黑了，要到那裏去找呢！』

『今天警察都出動警戒，我們就先到警察局報告，請他們幫助查尋，你們分頭到她的女朋友家裏去查查看！』

俊明這樣計劃佈置以後，他自己穿着雨衣，冒着風雨到警察局報告，又冒着大風雨，跑到淡水河、新店

溪、基隆河、臺北橋、淡水游去我尋。警局在接到報告以後立刻通知各分局各派出所注意，但是忙了一天一夜，還不見秀蘭的影子，阿金底眼已哭得紅腫了，天亮了，颱風過去了，阿金又在歸堂的神明之前和婆婆的靈前焚香祈禱，月鳳在她底身旁說：

『阿母！這都是你追阿姊去自殺的！』

『什麼！我追她去死的！』阿金反問。

月鳳笑道：『阿母！你假如不追阿姊去嫁給人家做姨太太，答應她慘和劉先生結婚，那有今天的事呢！只怪阿姊慘死！』

月鳳這幾句話打動了阿金的心，她拭着眼淚道：

『希望神明庇佑，她若能平安回來，我對於她底辦事，一切不管，讓她自己自由的決定，她要嫁給誰，就嫁給誰，我決不再干涉了。』

『可是，阿母！你說這話已經太遲了。』

月鳳正在說着，一個警察上樓來，告訴她們秀蘭在基隆自殺遇救，叫她們到基隆警察局去領她。阿金母女聽到這個消息，喜出望外，準備要乘車到基隆去。月鳳又微笑向阿母問：

『阿母！阿姊被人救活了，你是不是還要再叫她去嫁給楊老頭呢？』

『這次已把我嚇得要死了，我再也不干涉她了！』阿金良心發現了說。

阿金走下扶梯要去基隆的時候，恰巧俊明已經到過高雄去找秀蘭，垂頭喪氣的回來，一知道秀蘭還在人間，他也陪着阿金到基隆去。

請給我人生的至寶——自由

在基隆警局的會客室裏，秀蘭祇有一個人靜靜地坐著，她在深思：

——沒有死去，那我得堅強的活下去。

面龐上露出沉靜的態度，兩隻大眼睛莊重地望著白壁上懸着「自力更生」四個大字。她決定，堅決的決定，她的前程是遠大的，就得照着這四個大字前進，她決計不在脅迫利誘之前自己屈伏，替別人犧牲；她決不再在兒女柔情之中打旋，什麼周仁義，劉明俊也多是多是苦悶的象徵。

——我要去為國家出征，但是我是一個年青的女孩子。

——我要出世，但是我不受矯枉過正的脫離紅塵。

——我決不自殺輕生，我要以自己底力氣，自己底知識，自己的智慧，為人群去服務。

她想到這裏；臉上露出很有把握的微笑，於是站起身來，再看一下「自力更生」這四個大字，她決定了！今後何往？

——決定不回養母底家的牢籠；也不同去臺北找寶蓮的周仁義；也不找獎券小開劉俊明，她要在海瀾天空之中，像一隻逍遙自在的海鷗，自己覓食，自己維生，自由自在在基隆很清高的一個處所為人群服務。

她緩慢地踏出會客室，走出了警察局，跑進了這一個新的社會，警局局員們也同意她底主張。

等到阿金俊明趕到，她已走得很遠了，祇見那會客室的櫃子上留着一張字條寫着：

我決不再去自殺，我要「自力更生」，請你們多給我人生的至寶——自由。

劉俊明把字條唸給阿金聽了，阿金也爽利的在警員之前表示：「自由，我決定還她以自由。」

——自由是人生不可缺的良藥，就讓她自由自在——劉俊明也默默地想着。